



皇朝中興小紀

提要

謹案中興小紀四十卷宋熊克撰克字子復建陽人孝宗時官至起居郎兼直學士院出知台州事迺具宋史文苑傳是編排次南渡以後事跡首建炎丁未迄紹興壬午年經月緯勒成一書宋制凡累朝國史先修日歷其曰小紀蓋以別于官書也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克之為書往疎畧多牴牾不稱良史岳



珂程史亦摘其記金海陵南侵誤以薰風殿  
之議與武德殿之議併書于紹興二十八年  
誤合為一蓋以當時之人記當時之事耳目  
既有難周是非尚未論定自不及李心傳書  
纂輯于記載詳備之餘然其上援朝典下參  
私記綴緝聯貫具有倫理其于心傳之書亦  
不失先河之導初始難工固未可一例論也  
宋史藝文志載克所著尚有九朝通畧一百  
六十八卷今永樂大典僅存十有一卷首尾  
零落已無端委僅此書尚為完本惟原書篇  
第為編纂者所合併舊目已不可尋今約畧  
年月依宋史所載原數仍勒為四十卷



皇朝中興小紀卷一

宋 熊克 撰

建炎元年歲在丁未夏五月庚寅朔大元帥康王即  
皇帝位于南京上道君皇帝之第九子母曰賢妃韋  
氏以大觀元年五月乙巳夜生于宮中紅光照室初  
賜名授武定軍節度封蜀國公二年進封廣平郡王  
宣和四年正月冠于文德殿賜字德基三月出外第  
拜太保遂安慶源兩鎮節度封康王上博涉經史道  
君問以古事及應詔制述率常祿旨五年娶邢煥次



女封嘉國夫人嘗侍道君習射于鄆王府上挽弓至一石五斗宣和末金人內侵淵聖皇帝方受內禪敵騎抵城下遣燕人吳孝民齎書請和欲得親王宰相為質時諸人皆道君南幸惟上與肅王留京師淵聖召上具言孝民所陳上毅然請行遂命少宰張邦昌副上使于金寨時敵兵四遠上意氣閒暇如平日數與大將沃哩布觀蹴鞠雜伎留軍中經月會都統制姚平仲以所部兵劫寨平仲古子也金人以用兵責使者邦昌懼而泣上止曰為國家何愛身耶沃哩布

由是悼之不欲上留更請肅王淵聖嘉上忠勤還拜太傅

靖康改元冬金人再進兵刑部尚書江都王雲奉使至金寨先遣親吏李裕回道沃哩布語須康王親到議乃可成于是上奉詔使沃哩布軍請緩師雲副之上請門下侍郎開封耿南仲偕行淵聖曰南仲老矣乃命其子中書舍人延禧觀察使高世則為叅議官世則瑗之孫也以十一月丁丑發京師晝夜行庚辰至相州民遮道曰肅王已不反乞大王起兵拒敵不

宜北去辛巳至磁州初王雲使金歸過磁相勸二郡  
為清野計二郡送之悉撤近城民居運粟入城伯金  
人再至果以磁相無糧由他路入二郡人怨雲以為  
雲通于敵磁有崔府君祠乃東漢之崔子玉也封嘉  
應侯號曰應王上至州人擁神馬謂應王出迎守臣  
秘閣修撰義烏宗澤啟上亦謁其廟雲送上入上既  
出雲為百姓所害上檄澤捕得害雲者斬之乃定磁  
人力請上毋北去謂離北門五六十里即有敵兵知  
相直龍圖閣初門汪伯彥蠟書至亦言金遣五百餘

騎沿路問上所在于是延禧等皆勸上回相州

閏十一月朝廷議畫河遣僉書樞密院臨川聶昌之  
河東耿南仲之河北皆為割地使昌偕金使至絳州  
絳人殺之南仲偕金使王訥至衛州衛人幾殺訥南  
仲遂如相見上乃與南仲連銜揭榜台兵勤王人情  
大悅戊申上登郡圃飛仙亭因持弓矢呪之曰若次  
第中此牌字則必聞京師音耗果三發三中左右動  
色相賀

己酉上與幕府泛容語曰夜來夢皇帝脫所御袍賜



吾、解舊衣而服所賜此何祥也頃之報京師使臣  
來乃武學生借閣門祇候秦仔齋蠟詔命上為大元  
帥陳亨伯元帥汪伯彥宗澤副元帥速領兵入衛上  
奉詔嗚咽軍民感動上乃命耿南仲同預軍謀  
十二月壬戌朔大元帥開府除汪伯彥為集英殿修  
撰上初開府服排方玉帶語伯彥等曰吾陞辭日皇  
帝賜以寵行吾遜辭久之皇帝曰朕昔在東宮太上  
解此帶賜朕卿宜收取不得已拜賜  
癸亥南仲等言軍行先藉糧食今勤王之師經由河

北京東西路差徽猷閣直學士河北都漕樂壽張慤  
直龍圖閣京東漕臣邵武黃潛厚並隨軍應副

乙丑閣門祇候侯章齋蠟書至催發勤王兵章言陞  
辭日皇帝諭臣曰康王辟中書舍人泛行可令便宜  
草詔盡起河北兵守臣自將入援是夜上命延禧草  
詔曉頌諸郡惟中山慶源被圍不得達元帥府五軍  
總一萬人上遣使招劇賊楊青常景等皆効順又得  
一萬餘人丁邛上欲領兵渡河與幕屬謀所向或請  
出滑滑或請渡王俞或請趨魏縣言人人殊猶豫未



決汪伯彥獨曰非出北門濟子城不可衆莫能奪上  
從之仍遣前軍統制劉浩統兵出南門陽為濬滑之  
行以耗金

乙亥上發相州使臣馳報黃河未凍失色上禱于天  
地河神至子城渡報河凍已合丙子上摠師渡河至  
大名都漕權府事張慤並同北道副摠管奉符顏岐  
率衆郊迓時京城圍久及上駐北門而四方事皆取  
決于帥府矣

壬午副元帥宗澤部兵二千人自磁州先諸軍至上

大悅癸未知信德府直徽猷閣梁揚祖兵萬人馬千  
匹繼至諸將兵官如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古皆在  
麾下揚祖子美子傅授子俊成紀人楊沂中崞縣人  
師古秀容人上問揚祖孰優揚祖以俊對上亦喜俊  
自此常在左右上留揚祖為隨軍轉運使

甲申始聞金人登城斂兵不下淵聖詔見通和卿等  
兵未可動上涕泣知詔書為敵人所迫宗澤請進師  
直趨開德解京城之圍汪伯彥等執講和之說且言  
敵兵十萬吾軍終一萬三千餘人如何解圍合使大

王安居更檄宣撫司陝西江淮勤王之師約日俱進  
乃可破敵時北道總管趙野至南京與宣撫使范訥  
合軍自號宣撫故也野訥並開封人伯彥請上移軍  
東平則指身于安地身安國難可圖人問耿南仲亦  
以為然遂決東去澤請自領軍至都城許之戊子澤  
兵行出南門進屯開德府揚聲大元帥在中軍庚寅  
上離北京

二年正月辛卯朔上入東平府界癸巳帥臣盧益漕  
臣黃潛厚率眾出迓上達府治丁酉右文殿修撰知

冀州權邦彥以兵千人至上命屯開德隸于宗澤壬  
寅徽猷閣待制知河間府黃潛善與高陽關副總管  
楊惟忠將數千兵至益開封人邦彥樂壽人潛善潛  
厚弟惟忠西戎部族也惟善請上移書于沃哩布與  
辨曲直令退軍通京城之問耿南仲曰使敵知元帥  
府所在非利也潛善計不行乞戍兵于曹泛之上留  
惟忠為元帥都統制

丁卯上以京東漕臣閻邱陞所領州兵及深州守臣  
姚鵬博州守臣孫振等兵一萬四千隸宗澤新降到



賊軍丁順及單州王徹廣濟軍孟世寧等兵三萬七  
千人隸潛善  
壬申上以約諸路合兵而東平去京師差遠與幕屬  
議進屯濟州  
庚辰上發東平府  
癸未至濟州諸路兵大集軍費日廣梁揚祖言京城  
圍久益法不通宜比權貨物法許人入錢給鈔請益  
上從之總及一月給鈔一百萬緡公私俱便  
宗澤帥兵至韋城與金大戰敗之

丙辰上奏除澤徽猷閣待制

丁巳黃潛善以機事赴府稟議且引探事人張宗得  
金人偽赦并迎立孟太后書上揮淚大慟期身先士  
卒追二聖于河北諸將曰此將臣職耳大王乃宗社  
所繫不可輕舉時兵部尚書呂好問亦遣勇士李進  
持帛書至好問希哲子也

戊午上以便宜除汪伯彥顯謨閣待制充元帥而黃  
潛善為副元帥

癸亥耿南仲等率文武官吏勸進書再上、流涕不



受諸路帥守監司推戴無虛日使臣鄭安自京回傳  
到少帝齧血書襟詔上讀之慟哭南仲以下又言帝  
王之興必有受命之符大王陛辭皇帝賜以排方玉  
帶大元帥建府有賜袍異夢四方申呈或曰靖王今  
始悟靖之為字皇帝位十有二月而元帥府建則靖  
康紀元寔為符兆願大王即亟大位以當天心上不  
納

丙寅張邦昌以詔目至大畧言國禍之酷權以濟事  
故寧忍死而報之于殿下上答邦昌書亦曰九廟不

毀生寧獲全皆相公之功邦昌又遣上舅忠州防禦  
使韋淵齋書稱臣具言封府庫以待又曰臣之所以  
不死者以君王之在外也丁卯吏部侍郎汝陽謝克  
家以邦昌命齋至文曰大宋受命之寶克家跪進上  
慟哭命汪伯彥司之皇太后遣左丞安岳馮澥權右  
丞江寧李回來奉迎澥康即舊人也又令姪權衛尉  
卿孟忠厚齋書詣上略曰王其速驅輿衛入處宸居  
上以安九廟之靈下以弭四方之變上覽書乃命移  
撤諸道具言邦昌恭順之意約束不得亂入京城于

是濟之父老請上即位于濟宗室仲琮議用晉武靈  
王遵承制故事幕屬難之謂宜如唐肅宗即尊位以  
定天下又宗澤言恐邦昌等陰與金結毋或深信且  
開封于南京乃祖宗受命之地取四方中汴漕尤易  
庶為萬全

時使臣曹勛自河北竄歸進道君御劄曰便可即真  
來救父母上慟哭拜受由是決意趣應天

庚辰上發濟州郡延副總管劉光世來上命光世都  
提舉五軍光世延慶子也僉書樞密院沙縣曹輔來

癸未上至應天府

甲申皇太后遣吏部尚書仙井王時雍開封尹永嘉  
徐秉哲奉乘輿服御來而張邦昌繼至伏地慟哭請  
死丙戌上以便宜進汪伯彥黃潛善為雜學士于是  
耿南仲議改元謂宜倣藝祖建隆之號且本朝以火  
德王請曰建炎云

改元大赦天下除常赦所不原者赦書首令泛臣監  
司郡守訪求文武才略出倫之士雖布衣亦聽舉又  
誤國害民如蔡京童貫王黼朱勔孟昌齡李彥梁師



成譚正及其子孫見流竄者更不復叙民貨常平錢  
穀悉與蠲放又散斂青苗本以便民歲久法弊反為  
大患亦令罷去祖宗上供自有常数後緣歲增不勝  
其弊當裁損以紓民力比來州縣受納租稅務加概  
量以規出剩可令禁止應臨難死節義不受辱出使  
軍前及因守戰歿于王事許其家自陳優與褒賞應  
違法賦斂與民間疾苦許臣庶具陳言雖詆訐亦不  
加罪

初睢陽當五代之末有狂僧日呼于市曰此地將來

有聖人出世及我太祖以歸德之節受周禪而國號  
宋人以為應矣至是乃正應其語

上之將即位也門下侍郎耿南仲等請用漢光武故  
事為壇于宋之陽先告天地北望二聖然後命及上  
登壇受表涕泗交流百官環侍無不感動因名其壇  
曰中興受命之壇

初靖康以金人內侵置四道都總管分制諸路以衛  
京師有詔事專得決財得通用官得辟置兵得調發  
有警則留其副以守而都將自將入援既而南道都



中興小紀  
總管張叔夜統兵三萬至京城下與金戰遂除僉書  
樞密院從二聖北狩南道都總管胡直孺亦統兵勤  
王戰敗為金所獲後遣之還惟副總管直龍圖閣朱  
勝非留治應天府事勝非頗能均節調度帑藏得以  
不空至是上即位犒賜羊出于此叔夜者之孫直孺  
開封人勝非上蔡人也

辛卯上謂宰執曰少帝事上皇仁孝升聞爰自臨御  
沉機淵斷聖不可測乃遭厄運暫為北狩朕念手足  
之恩常若神會太后當二聖北轅以聖德起于宮闈

乃眷朕躬應天歷數累章勸進于國有功靖康皇帝  
宜上尊號曰孝德淵聖元祐皇后冊為隆祐太后  
壬辰宰執奏事張邦昌先退上問黃潛善等曰朕何  
以處邦昌潛善等曰邦昌僭號罪在不貸然為金人  
所脅不得已而從權惟陛下睿斷處之上曰邦昌小  
心不幸逢此雖不能死然遭變從權使宗廟不隳社  
稷不壞一城生靈獲全肝腦金人總退遣人齎書赴  
愬及歸寶璽駿奔來朝北面事朕既貸其初欲馭以  
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具書報之曰中國不忘

趙氏彼師不旋踵而天下勤王之師皆左袒歸宋故  
邦昌懼不待問罪幸保首領而反籍于朕使金人知  
天下之歸出于自然卿等以為如何潛善等曰陛下  
聖意高遠非臣等所及于是邦昌罷為太保奉國軍  
節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叅決大事上即命  
潛善等募忠信能專對之士奉使通知除作國書命  
邦昌更作金人書早遣使行尋詔加邦昌太傅依文  
彥博故事每月兩赴都堂以稱朕優禮之意  
冊賢妃韋氏為宣和皇后立嘉國夫人邢氏為皇后

侍御史績溪胡舜陟首言今日措置中原宜法藝祖  
命郭進李漢超董遵誨等守邊之術以三京關陝浙  
為四鎮拱滑潁昌隸東京鄭汝河陽隸西京思濮開  
德隸北京而同華陝隸京兆擇人為節帥使各以地  
產之賦養兵自衛且援隣鎮如犬牙相錯又京帑積  
錢千餘萬緡宜給四鎮為糴本若四帥得人則隱然  
為國長城庶幾中原不失江左可居詔付三省未幾  
言者謂舜陟為臺官而事偽廷遂除秘閣修撰知廬  
州其議遂寢



門下侍郎耿南仲告老癸巳除觀文殿學士提舉洞  
霄宮而大元帥府參議官耿延禧高世則亦皆以宮  
觀去

上欲命相而難其人黃潛善汪伯彥皆元帥府舊寮  
新擢執政人望未孚惟資政殿大學士李綱當靖康  
京城初被圍時能建議力守後宣撫河南救太原雖  
無功而士論恕之謂其平日有志在今可用甲午綱  
自外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卽武人先是淵聖除  
綱領開封府道梗尚未赴也

金主晟起燕雲上中京遼東西長春平州凡八路民  
兵隸于諸萬戶分略兩河于是渤海萬戶托卜嘉屯  
河間府女真副統蘇赫屯真定府契丹都統馬五屯  
平陽府真女萬戶尼楚赫屯太原府女真萬戶羅索  
屯河中府而雄霸嵐憲澤潞諸州皆有萬戶分屯  
自金之初內侵也朝廷許諸郡得便宜行事故各務  
自保逐路帥司不調發無連衡合縱相緩之勢又金  
兵方盛非一州之力所能敵故金得併兵既破一州  
又攻一州至是女真副統蒙克進據磁相詔遣統制



官馬忠張煥將所部各五千人自恩冀趨河間以襲之

時靖康執政者皆去而僉書樞密院曹輔已被病丙申卒

丁酉詔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朝有大功而姦臣造言仰誣盛德著于史牒以欺後世可令國史院據實而修播告天下于是蔡下邢恕皆追貶之

詔遣統制官薛廣張瓊將所部各三千人廣自內黃瓊自開德過河北山水寨義兵二萬同復磁相尋以

宣教郎臨江傅雱借工部侍郎為祈請使又令廣瓊等且駐河南

戊戌以吏部侍郎謝克家為翰林學士徽猷閣待制北道副總管顏岐為御史丞翰林學士莫儔除直古殿學士承旨吳玠除龍圖閣學士皆奉祠而去儔歸安人玠清流人也

知揚州許份言濟鄆與敵為隣南京雖興王之邦而敵騎屢至惟揚州前江後淮有險可恃願駐蹕于此是日詔畧曰屬方勤于北顧難遽議于東巡份侯人

將子也

初江寧府禁卒周德等叛執知府資政殿學士宇文粹中殺官吏嬰城自守會經制司屬官鮑貽遜統勤王兵七千至城下發運判官方孟卿檄貽遜進兵逼城德等乃受招安粹中華陽人靖康初自右丞出帥貽遜龍泉人孟卿鄱陽人也

時新除右僕射李綱行次江寧因與漕臣權府事吳人李弥遜謀是日誅首惡五十人其衆千餘人令提舉常平官王枋部赴行在

癸卯資政殿學士宗城路允迪靖康初為僉書樞密院未幾奉祠去丁未召為吏部尚書

資政殿學士建陽范致虛靖康末以前執政帥長安嘗統兵復西京擒金留守高世由未幾兵敗退駐潼關至是復命為京兆經畧安撫使

初西路總管資政殿學士王襄北道總管資政殿學士趙野皆以前執政任總帥雖兵赴關而遲延不進至是襄野並責分司詔畧曰豈有兩君之在野略無一騎之入關故取迂途以為遁計尋又各以散官安



置襄永州野邵州襄南陽人也

戊午詔太常少卿周望借給事中充大金軍前通問使武功大夫趙哲除達州刺史副之望上蔡人也  
是月以龍圖閣東道副摠管朱勝非為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時事皆草創詔書填委而院無几案勝非嘗憑敗鼓草詔然文氣嚴重如平時勝非因奏陛下新即位宜正始正始之說無他仁義而已仁義者天下之大柄也人主當持之而朝廷奉承之則人主尊朝廷當持之而四方順從之則朝廷尊中國當持之

而遠人欽服之則中國尊人主失其柄必有大臣跋扈之患朝廷失其柄必有尾大不掉之患中國失其柄必有外國交侵之患國家與北敵結好一百二十餘年彼既亂弱乃遠交金人為夾攻之計天祚匿于近寨遣使指蹤令金人取之且露章稱賀是中國失其柄矣金人內侵每以渝盟失信為辭此皆燕人之語怨我背契丹之約也不然金人通好以來何嘗違其意哉願審明務思其本凡進退人才弛張法度禮樂征伐慶賞刑威一語言一嘖笑必加詳審合于仁

義者行之不合于仁義者置之則可以弭兵保民紹  
復大業迎還兩宮矣上嘉之

時在京權貨物鬻鹽鈔茶引而道途未通發運使梁  
揚祖請權于真州置司詔揚祖兼領其事于是歲入

六百萬緡

歲入六百萬  
揚祖行述

上之相李綱也御史中丞顏岐言張邦昌為金人所  
喜雖以位三公宜增其禮綱為金人所惡宜置閒地  
六月己未朔綱至行在入見首言陛下用臣為相而  
外廷之論如此臣願歸田里至如命相于金人所喜

惡之間更望聖心審處上曰岐嘗有此言朕告以如  
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者岐無辭而退綱乃赴堂

### 治事

辛酉詔潛邸名并升賜宮先是圍城百官中有余大  
鈞陳沖王及之洪芻等八人皆誘內人為妾及因抄  
金銀自盜入已事覺送御史臺鞠治

壬戌李綱再論圍城中受偽命者上曰國家顛覆士  
大夫不聞死節往、因以為利如余大鈞洪芻誘宮  
嬪為妾王及之坐蕃宅門詬諸王卿知否曰見鞠之



必得其情綱又曰靖康之禍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  
霍安國死節甚著而吳玠莫俦王時雍徐秉哲皆奉  
金人指立張邦昌及捕宗室戚里又受偽命為執政  
此為罪首先是若水已贈觀文殿學士秉哲以散官  
安置乃詔贈安國為延康殿學士貶時雍高州州  
州傳全州並安置

時在圍城中者綱概欲以叛逆罪之右丞呂好問曰  
王業艱難正含垢納汙之時遽緣以峻法懼者衆矣  
責以不能死則可若直謂之叛逆彼豈無辭乎綱意

不厭乃遣其客正字晉陵胡瑄要說好問區別圍城  
人為三等以差行戮且曰必如是方可表公之忠節  
好問謂瑄曰某與君俱處城中衆以為可罪者終十  
許人耳餘人本末吾輩所共悉寧可以叛逆加之耶  
綱由是不樂

呂本中雜說曰金人再圍京師謝克家耿南仲黨人  
往、在圍城中皆前日力攻李綱者也綱既相復以  
圍城中事中傷之以邦昌僭號叛逆凡在圍城中皆  
次第論罪呂好問謂綱曰圍城中固可罪若但責以

不能死節彼無所逃罪矣然其間尚有曲折若專以  
叛逆罪之則彼必有辭矣却恐反為害由是綱不悅  
即使言者中好問上深以為非然好問亦不敢留綱  
亦旋罷去由是觀之耿南仲李綱之黨苟以罪更相  
加誣于國事所害甚大皆不得為無罪也

癸亥詔畧曰朕惟祖宗涵養士類至矣靖康之變仕  
于中都者曾無仗節死難而多偷生取容甚者乘時  
為姦靡所不至為中國羞姑取其尤量加竄責以為  
臣子之戒至于卒伍理當濶略以責後効既而臺獄

具余大鈞等皆當棄市上曰有司之法如此新政重  
于殺士大夫李綱等亦言天地之大德曰生于是詔  
流余大鈞與陳沖洪芻于沙門島王及之與張卿才  
李彛周懿文胡思皆廣南諸州安置臺獄具在八月  
戊午朔今聯書  
之

李綱又奏張邦昌恃金人盜神器國破而資之以為  
利君辱而攘之以為榮知陛下總師于外天人所歸  
乃始退舊班遣使奉迎今冒處王爵平章大政方且  
偃然自得倘或逃誅何以立國臣請以春秋之法斷



中興小紀  
之若都城人則謂因邦昌得生而德之若元帥府則謂邦昌不待討而恕之若天下則謂邦昌易姓建號而憤之都城人德之元帥府恕之私也天下憤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則必誅今陛下欲中興當先正朝廷乃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若執政中有議不同者臣乞與之廷辯上乃召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而潛善主邦昌甚力綱曰陛下必欲用邦昌乞罷臣相上頓好問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如何問曰邦昌僭位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

下裁處綱又曰邦昌罪當誅陛下以其自歸則貸死而遠竄之潛善乃言在遠不如在近是日詔邦昌以散官潭州安置

初知陳州趙子崧知汝州趙汝楨知蔡州閻孝忠皆密迎寇兵能保全境內知襄陽府黃叔敖知漢陽軍李彥卿通判鄂州陳規皆捍禦有勞又荆南府帥臣鄧雍棄城而去敵欲乘勢渡江破公安縣知縣程千秋率民禦之敵不敢近是日詔子崧陞二秩汝楨寶文閣直學士叔敖秘閣修撰孝忠彥卿皆直秘閣千

秋陞一秩就除本府通判叔教分寧人雍開封人規  
臨沂人尋詔雍為禁泛敵未先遁落職與宮祠既而  
襄陽復不守叔教落職降充監當

甲子召通奉大夫傅墨卿為禮部尚書龍圖閣學士  
知潭州郭三益為刑部尚書墨卿山陰人前知舒州  
以武昌寇作遣其孥還越道由江寧遇周德之變一  
家盡死墨卿方遭患不及就職三益嘉興人也

初上諭宰執令置登聞檢鼓院以通下情至是置于  
行宮門外

李綱言今日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軍政變士  
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  
帥臣選監司使吾政事已修然後可議興師上曰誰  
可任此者綱因荐前監察御史張所于河北直秘閣  
傅亮于河東乃詔借所直龍圖閣閣招撫河北又以樞密  
副承旨王瓊經制河東而亮副之皆賜錢百萬緡以  
備募兵又給半歲糧及空名告千餘道用京畿兵千  
人為衛遣之瓊成紀人所益都人靖康末嘗至河北  
募兵時論黃潛善坐貶亮馮翊人號知兵初以布衣



得召權京西統制官將兵數千直至汴京城外與金  
戰至是綱皆引用之

丁卯詔畧曰行在士將適當隆暑暴露之久尤軫朕  
懷又賦歛之繁當謀蠲減法令之弊當議改更潰兵  
為盜因間擄掠殘破郡邑已降赦令當遣使招集許  
令自新賊吏為姦乘時括克重困吾民罪不可貸當  
遣使按治寘于典憲靖康間敢言之士或至竄逐宜  
悉召還自今有智謀之人如能獻諫宜悉擢用協成  
治道以篤中興之烈

上登極赦書已罷天下神霄宮是日又詔本宮錢穀  
並付轉運司以充省計既又詔道士林靈素鄭知微  
傅希烈家資令溫處二州籍沒

上初詔取進士命給事中兼權直學士院河南王絢  
條所當行者絢言經義當用古注不專取王氏說乃  
詔復元祐詩賦經義兼收之制

鴻臚主簿鄧肅沙縣人也宣和間因進花石綱詩得  
名李綱為起居舍人論京師水災謫沙縣監稅與肅  
游相善靖康間肅被召得官京城破遂入統制官傅

亮軍中至是以肅為右正言肅首論圍城中有以侍  
從官而為偽執政者有庶官而為侍從者有為張邦  
昌撰赦文者有<sup>目</sup>邦昌而改名者是皆不復知有宗德  
請悉以叛臣目之其上者寘于嶺外次則遠處編管  
卿監而下朝廷本不以國士待之亦難于國士責之  
但籍其姓名自是不復任為臺諫侍郎若用此則一  
綱而盡不惟上報二聖之德亦破天下姦雄之膽也  
時右司諫潘良貴亦論圍城中人乞分三等定罪良  
貴金華人也

呂本中雜說曰鄧肅前一年因李綱荐得官時又用  
汪伯彥荐為右正言故附綱意專以圍城為言繼而  
潘良貴又乞三等誅罰

癸酉詔河外陝西山東與隣路相援如常山之蛇首  
尾互應令金腹背受敵每路帥臣統之猶一人而運  
四體寇至援至<sup>兵</sup>四集則賞不踰時違者必罰無赦  
詔諸路添置武尉一員

戊寅同知樞密院汪伯彥進知院事

己卯詔于沿河淮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之帥府帶



安撫要郡鈐轄于各武臣為之副又別置凌波等水軍

上之初即位也即命寧武軍節度使范訥為京城留守庚辰詔罷訥仍降授承宣使淄州居住

先是召延康殿學士張慤為戶部尚書慤至首言陛下當判忠邪忠邪判則治亂分壬午遂除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

初詔舊相觀文殿學士宋城徐處仁為大名尹處仁時已被病至是卒于大名

初言者論靖康末折彥質為宣撫錢蓋為制置高亢總兵守河皆不戰而遁今置不問則後將何以使人彥質可求于可求見知府州猶未陷于敵蓋惟演孫也詔貶彥質昌化軍蓋落職高亢編置海外亢行至南康軍知軍李定通判韓璠奏亢欲謀變已誅之且待罪右僕射李綱曰亢將兵守河敵未至而先走朝廷不能正軍法一軍壘守倅乃敢誅之必健吏也使後之受命捍敵者少知所戒是當賞上曰然乃詔定璠各轉一官

初金人左副元帥尼雅滿自河東歸至雲中有副元帥沃哩布自河北歸至燕山至是聞上龍飛睢陽張邦昌入覲遂會于山後草地議事沃哩布中暑死乃以其弟鄂勒琿為右副元帥時金國主晟嘗遣使諭尼雅滿止南伐之兵尼雅滿報以本朝數使人要結契丹漢兒欲共攻其國以激怒之蓋尼雅滿專權晟不能令至是命相亦取決焉晟守虛位而已

初錢蓋制置陝西嘗議湟鄯之地于朝廷無毫髮利而歲費不貲不若立青唐之後使為藩臣有益麻党征者故王之子國人所服倘立之必得其力至是用蓋策乙酉復蓋原官除陝西總制使齎告報益麻党征仍賜姓名趙懷恩

召五路兵赴行在

以延康殿學士宗澤為東京留守時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見統禁旅在京城執政黃潛善汪伯彥頗疑澤故就命仲荀副之又以顯謨閣待制杜充為北京留守仲荀遼孫充安陽人也

詔罷州縣職田



先是右僕射李綱請令諸路買馬及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熙豐時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故莫若取財于東南募師于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為今日急務丙戌乃詔陝西河北各募三萬京東各募二萬合十萬仍創驍勝壯捷忠勇義成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靖邊九十號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

丁亥上諭宰執東京發到內庫寶器有玻璃碼碯之屬皆遐方異物內侍陳列以進朕念玩物喪志悉令碎之汪伯彥曰陛下初即位便能以道養志不累于物中興之功不足致也

詔河東河北自太原真定失守之後列郡被圍誓以死守昔有一城固守不下則載信史以耀後世今數千里之廣無一人忍負國者忠義之俗古所未有訪聞失職之吏失次之軍失業之民渡河而南未有所歸其令帥臣監司悉心措置分布而收之初淵聖登極高麗國遣使入賀詔遣吏部郎官華亭

中興小紀  
衛虜敏為宣問使至明州迓之始許使人春見而金  
人已逼京城詔令不通使人坐館淹久日費以萬計  
虜敏度不可留乃以幣易金繒厚餉其使而遣之還  
朝請矯制之罪上嘉賞遷為衛尉少卿至是虜敏言  
屬者敵侵汴京乘輿保金湯而居固善然知敵雖棄  
去秋必復來而尚嬰孤城此大臣不知變之過也今  
兩河諸郡幸皆堅守臣謂陰以帛書許其世封使人  
知自受不為敵有陝西山東淮南則令增埤濬湟訓  
齊其人而擇大臣以鎮撫之可也



皇朝中興小紀卷一

皇朝中興小紀卷二

宋 熊克 撰

建炎元年秋七月己丑朔以徽猷閣直學士董耘為  
兵部尚書耘湏城人嘗為元帥府叅議官初以兵部  
侍郎召至是擢用之

己亥詔省臺寺監以繁簡相兼館職學官減半開封  
府曹掾依舊為推官諸路提舉常平併歸提點刑獄  
司兩浙福建市舶併歸轉運司諸州司錄依舊為僉  
判曹掾官依舊為節察推判官支使掌書記錄事司

戶司理司法參軍縣不滿萬戶不置丞罷吏員三之一堂吏遵祖宗法轉官止朝散大夫初除外任只為通判前宰執子弟緣恩數常貼職及待制以上并罷宰職并見任宮觀寺闕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錢並權減三分之一

右僕射李綱言中原天下根本一去之則人心搖臣昨建策以遠襄鄆為次者示不去中原具係其心耳近外議紛紜謂陛下將幸東南果然臣恐中原非復我有上曰但欲奉太后及六宮往東南朕當留中原

綱曰陛下英斷如此雖漢之高光唐之太宗不是過也乞降詔上乃命綱擬詔辛丑詔畧曰朕將親督六師以援京城及山東河北諸路已迎奉隆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群臣獨留中原應在京屯兵聚糧修樓櫓治器具令留守司亟趣辦之

壬寅以右僕射李綱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門下侍郎黃潛善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初建御營司綱與潛善並兼使而同知樞密院事張慤副之又擢鄜



延副總管劉光世為本司都統制

癸卯尚書右丞呂好問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

呂好問家傳曰時臺諫官多李綱所厚因論圍城事  
并以中好問上出手札付尚書省曰昨邦昌僭號之  
初呂好問即募人齎帛書具道京城內外事金人甫  
退又遣人勸進致其心迹與餘人不同言官所不知  
仰尚書省行下于是好問力求去乃除職知宣州時  
七月乙酉也家傳記好問罷政日與建炎詔旨所書  
皆不同

名延康殿學士提舉鴻慶宮許翰為右丞翰襄邑人  
靖康時為同知樞密院與李綱最厚故復用之

乙巳李綱言今未能幸關中宜遣南陽乃詔委守臣  
修繕城隍又降鈔益錢帛令漕臣范之才儲糧草及  
命江湖綱運由襄江通漕并四川轉輕貨自歸峽以  
輸于鄧于是中書舍人劉珣言當今之要在審事機  
愛日力為急自金北歸已再踰時陛下中興亦既數  
月矣而六飛時巡靡所定止攻戰守備闕然不講臣  
聞近臣有欲幸南陽者南陽密迩中原易以號召四

方此固然矣然今日兵弱財單陳唐諸郡新創于亂  
千乘萬騎何所取給南陽城惡亦不可久恃夫騎兵  
金之長技而不習水戰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固  
守東南久安財力富盛足以待敵又衛尉少卿衛虜  
敏亦言建康實古帝都望詔東幸徐圖北向為萬全  
之策珽長輿人也

丙午戶部侍郎黃潛厚遷尚書于是中書舍人劉珽  
言潛厚乃宰臣親兄祖宗以來無兄弟同居一省者  
上遣同知樞密院張慤諭珽所論固當以潛厚明于

國計姑泛權宜可也

丁未以虞部郎官張浚為殿中侍御史浚綿竹人感  
子也

時諸路各置總管己酉詔四道都總管並罷

右諫議大夫宋齊愈初在圍城中自外至會議處罵  
張邦昌三字至是鞠于御史臺獄具壬子賜死齊愈  
臨邛人也

初江浙經制使翁彥國橫賦暴斂致亂東南而其黨  
兩浙轉運判官吳昉助之為虐人不聊生至有擊登



聞鼓以訴者時彥國移知江寧府上乃亟罷二人丁  
已降詔引咎其畧曰比緣時巡深戒有司溢儉而彥  
國與昉同惡相濟今彥國罪盈物故而昉已罷庶幾  
吾民少安先是左僕射李綱以彥國姻黨庇之至貽  
改聖旨而獨罪昉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朱勝非言  
舍渠魁而責支黨臣所未諭卒正彥國罪彥國崇安  
人也

初諸路發禁兵會東道總管司勤王至則總管胡孺  
已陷于敵遂留南京上即位遣諸路兵還時杭州兵

總三百餘人有故童貫下勝捷殘兵而為盜將兵者  
遂誘以是數軍校陳通等見杭州富饒甲東南因謀  
歸為亂八月戊午朔通等夜劫庫兵以叛拘帥臣龍  
圖閣直學士葉夢得殺轉運判官吳昉與副將白均  
以下凡十二人時轉運副使顧彥成方出巡通欲俟  
其歸以害之彥成歸及城外而變作遂復走秀州通  
等逼令前執政特進薛昂領郡事昂不能拒夢得吳  
縣人昂餘杭人也

已未浙東帥臣程汝文集兵于西興渡以拒杭寇且

奏乞令浙西兵亦聽其節制

壬戌詔御史中丞顏岐除待制提舉明道宮

初右正言鄧肅言陛下昨欲進兵援京城為耿南仲父子所沮時南仲為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已詔并其子龍圖閣學士延禧並落職至是侍御史侯官王賓復累疏論南仲罪已酉責授散官建昌軍居住

丙子詔依祖宗故事改帝姬復為公主

先是杭寇申程汝文云若得內翰親至即降汝文信之是日以兵七千渡江時經制司遣屬官鮑貽遜領

鎗杖手二千人亦至城下賊不聽命而汝文復回越州

初左僕射李綱荐張所招撫河北傅亮經制河東至是所言乞置司北京俟措置就緒即渡河而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奏以為招撫不當置司北京亮亦言經制司兵總萬人河外皆金界乞權置司陝府右僕射黃潛善頗沮所又以兵少不如勿遣罷之綱言潛善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其職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必與潛善等議而後行不謂彼乃



設心如此乞歸田里殿中侍御史張浚與宋齊愈素  
善知齊愈死非其罪謂上初立而綱以私意殺侍從  
典刑不當有傷新政恐失人心于是首論綱罪丁丑  
綱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制辭畧曰謀猷  
弗効狂誕罔悛虧恭謹之通規負弼諧之初望既盡  
括郡縣之私馬又竭取東南之民財出令符于公議  
則屢抗以邀留用刑怖于羣情則力祈于親劄以至  
貼改已畫之旨芘其外姻之姦茲遣防秋之師寔為  
渡河之援預頒告命厚賜緡錢費踰百萬之多僅達

市師而止專制若此設心謂何綱相凡七十五日右  
丞許翰因求去且力言綱忠義英發非綱無可與共  
建中興之業者今綱罷而留臣無益既而張所亦罪  
去傅亮引兵歸陝西招撫經制司皆廢矣  
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自京東部禁旅詣行在仲荀  
至至是詔仲荀護衛隆祐太后之江寧府及制置東  
南盜賊

初李綱建議諸路買馬及勸民出財至是上憲擾民  
且東南非產馬之地已卯詔罷之惟陝西每州令買

百匹

辛巳提舉明道宮顏岐再除御史中丞不就職遂改  
工部尚書

詔遣殿中侍御史馬伸往湖南四路監察御史院寇  
防往江淮四路吏部郎官黃次山往京東西路兵部  
郎官汪端友往兩浙福建路並為撫諭使伸涇城人  
次山南昌人也

尚書右丞許翰見陳東死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  
綱者今東戮于都市吾在廟堂可乎乃求去丙戌罷

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時正字胡瑄為求東潤  
澤書藁又便交攝他宮送綱而行同舟東下既而言  
者論之詔停其官送梧州編管

以給事中瑞安許景衡為御史中丞

資政殿學士宗澤留守京城于四壁置統領官募義  
兵分隸之仍團練軍民之可用者以備緩急及治城  
池修器械畧備而宗廟宮室臺省皆隨宜緝治澤乃  
上疏乞不南幸其辭甚切又遣使將兵保護西京陵  
寢羣盜並起王善兵十萬擾京東王再興兵五萬掠



京西楊進號沒角牛兵尤衆圍光州甚急澤徧人招之悉聽命而宰執黃潛善汪伯彥皆忌澤將罷之于是許景衡言得宗澤方能保東京有東京行在始安枕上悟遽封所上章示澤故終景衡之去澤賴以安景衡又言遷都南陽無險阻城池而密迓盜賊且漕運不繼不如建康天險可據請定計巡幸凡八上疏争之

初詔發建州禁卒守西京滑州為金人所攻而退復回本州請卸甲錢轉運司不即支九月己丑因大閱

軍校張員等遂作亂殺本路都監田其姓者及害漕臣毛奎拘守臣張動提舉官王浚明嬰城固守于是提點刑獄陳楠檄朝請郎王淮為統制官率諸縣弓手土軍及南劍州將兵集于城下討之奎西安人動侯官人浚明金華人楠永嘉人也

時江東漕臣劉蒙提舉官陸友諒合表乞優加翁彥國贈典于是言者以謂彥國乃李綱姻黨為之腹心原蒙等之意蓋欲附綱使綱未逐其計得行則為綱所擢何疑庚寅詔蒙友諒各降五官

先是詔兩江諸州兵掩捕抗寇委提刑司節制時文  
臣周格武臣高士曠並領憲司事士曠咸里子也欲  
招安之浙東帥臣翟汝文奏以謂浙東軍與經制司  
鎗仗手合萬人兵勢已盛而諸軍為賊誘去者甚衆  
人無鬪志又諸處所集皆鄉夫不識金鼓一日賊自  
小堰門出衝散浙東兵次攻鮑貽遜寨貽遜率將士  
迎敵殺賊兵七百餘人于是朝廷詔遣統制官辛道  
宗將西兵二千人討之道宗至秀州其軍自亂潰而  
去者六百人趙萬郭青之首賊勢益張提刑司所領

蘇秀及淮南兵數百人緣此亦驕辛丑夜賊周攻格  
寨害格蘇秀兵脅遂淮南之衆共入杭投賊淮兵不  
泛盡為所殺即自往投之致賊衆愈盛又刺城中百  
姓為兵且擄子女以分其黨復以金帛遣人誘諸郡  
不逞使據城相應翟汝文慮變生肘腋亟引軍回去  
此據翟汝文  
奏狀修入

丁未特進提舉崇福宮白時中卒

戊申詔淮浙等路當三錢並用送同知樞密院張慤  
請也時報金人畧河陽汜水已逼東京于是羣臣多



請幸東南丙辰下詔暨駐淮甸應接四方稍定即還  
金闕仍命知揚州呂頤浩修城治膳部郎中陳充辦  
頓遞虞部郎中李儔具舟船頤浩歷城人靖康中為  
燕山漕臣金人內侵執至京城下講和乃送之還時  
為揚帥

辛道宗下叛兵回至平江府守臣趙斡集軍民登城  
嚴備賊畏之自城外往過一城帖然至常州守臣何  
袞不為備且厚犒之賊既受犒即劫府庫及居民之  
家幾盡復拘通判曾縉以行至無錫縣知縣郝漸卑

馬造賊中大言曰聖駕幸東南先驅且至知之乎皆  
言不知漸曰若等無他宜于此轉禍為福眾相視矍  
然不敢動即送之出境斡高密人漸臨清人縉布子  
也至鎮江府守臣趙子崧禦之銳甚及與戰府兵敗  
績子崧領親兵渡江保瓜州賊入城遂據之其後子  
崧以散官貶南雄州

金人遣左監軍達蘭將兵圍中山時河北官軍多自  
亂河東守臣皆棄城走于是敵乘而取之惟中山慶  
源保莫祁洛冀絳久而方陷

冬十月丁巳朔上登舟幸淮甸宰執侍從百司三衙禁旅御營司將佐扈衛而行知秀州權浙西憲司趙叔近往招安杭寇時鎗仗手中秀州賊畏之遂聽命甲子叔近以素隊入城然賊兵猶不解甲

時諸處有寓居及待次官多擅自募兵以勤王為名或自稱材武子弟皆徒為紛擾有害軍政戊午詔禁止仍命帥臣悉司察之

隆祐太后至高郵軍聞叛兵焚鎮江遂遣兵控扼瓜州戊午太后入揚州

先是雄州失守知歸信縣李成者本縣之弓手以勇聞于河朔累功為縣令成妻子在城中為亂兵所戮乃率其眾數萬來歸詔授忠州防禦京東河北都大提殺使朝廷慮成眾太盛命分二千人往南京一千人於宿州就糧餘眾令成部赴行在成遣其將史亮部所分兵以行亮至宿而殺掠居民且焚汴河橋成躡其後亦至有道士陶子思者喜談兵成道遇之子思謂成面有割據之相勸成西往取蜀成惑其邪說遂叛分兵寇兩淮乙丑命江淮制置使劉光世領統



制官苗傳兵二萬討賊光世下令得成者以成官爵  
與之故士皆力戰賊衆大潰降者數千擒史亮及其  
黨張勝王宜等數人成僅以身免收殘兵北走  
初靖康末有勤傳人前忠翔即趙叔向者于京城募  
兵以救駕為名所募皆游手之人上即位與敷武即  
而叔向尚謀作亂至是亦命光世擒之  
詔罷招新軍其凌波等水軍亦罷之

戊辰宰執登御舟奏事上曰昨日有內侍至自京師  
進內府珠玉二囊朕投之汴水黃潛善曰可惜有之

不必棄無之不必求上曰太古之世摘玉毀珠小盜  
不起朕甚慕之庶幾求以息盜耳

庚午上次泗州

壬申詔升天長縣為軍以其子行在也

初藝祖六世孫選之子偁

按宋史秀王子偁為慶  
國令諱子選之字疑誤娶

張氏夢絳衣神人自言崔府君擁一羊謂之曰以此  
為識已而有娠戊寅子偁次子生于嘉興縣是夜赤  
光滿室如日正中子偁以歲在協洽其屬為羊故字  
之曰羊

已卯隨駕後軍至楚州寶應縣作亂逼逐左正言盧  
臣中墜水死殿中侍御史張浚以為雖在艱難中豈  
可廢法即論都統制韓世忠行師無紀士卒為變乞  
正其罰有旨送贖而中書後省言世忠若止罰金何  
以懲後于是浚再論且乞擒捕為變者遂奪世忠觀  
察使既又詔臣中知無不言而死于非命特贈諫議  
大夫臣中歟縣人世忠膚施人也

庚辰詔遣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捕浙西羣盜既而  
淵總兵入鎮江城賊猶不知悉解甲就招淵貽以勤

王先遣步兵過江至瓜州登岸盡殺之騎兵百餘人  
戮于市淵福州人也既而言者論浙東帥臣顯謨閣  
學士翟汝文總兵臨城不肯會戰詔令具析汝文言  
自杭賊作亂首提孤軍與賊鏖戰而諸將悉為憲臣  
所制除鮑貽遜鎗仗手在城下與臣相聞外無單車  
一介以為犄角不知使臣與誰會合兼前後乞討賊  
奏牘具在焉可誣也詔汝文降充雜學士

癸未上至揚州駐蹕初觀文殿大學士李綱還至鎮  
江府而潰兵趙萬已迫常州遂由外江歸宜興且出



中興小紀  
家財擄之至是言者謂綱獨擅朝政杜絕言路臺諫  
官則陷以罪或寘之間散又括馬之擾招兵之暴與  
勸民納財之虐皆優又賞格召吏為姦民無所告以  
至陛下德意綱沮之而不行陛下號令綱<sup>改</sup>之而自專  
人臣不道無過于此遂詔綱落職戊子言者又論綱  
悖戾輕狂嘗易詔令以范翁彥國之親黨捐金帛以  
資張所傅亮之妄用姦跡謬狀皆不逃聖鑒昨綱初  
相首置檢鼓院蓋欲引羣不逞以譽己耳綱以小人  
譽己則己尊己尊則朝廷可以脅制而政事皆由其

出甚者造成靖康之伏闕雖人主不得而令又辛道  
宗兵叛以來綱居無錫乃傾家貲制緋衣數千遣其  
弟繪迎賊且綱不任討賊之責避之可也豈有甘言  
重幣與之交通如常州閭閻之俗浮淺知有李綱而  
已萬一賊起藉綱為名臣恐國家之憂不在金人而  
在蕭牆之內于是貶綱鄂州居住時虛傳貶綱嶺南  
綱單騎南去既而知無後命乃還

庚寅詔以二聖母在遠兩遣使迎請未副所期而中  
原固守之圖亦虞弗至思得忠信宏博可使絕<sup>域</sup>知謀

謀果毅能將萬眾者以成朕志慮其湮沉弗能自達  
不以有官無官並許詣登聞鼓院自陳朕將以優禮  
遇之

以禮部侍郎朱勝非為翰林學士

乙未以同知樞密院事張慤為尚書左丞工部尚書  
顏岐為同知樞密事慤仍兼御營副使先是慤言三  
河之民怨敵入骨欲殲殄之請依唐人澤潞步兵碓  
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于農使合力抗  
敵謂之巡社又大中大夫許翰陳利害請使州縣什

伍其民而教之戰以效唐昭義步兵之制詔委付慤  
遂著為法每十人為甲五甲為隊四隊為部五部為  
社各有長至五社則為社有正及副如兩都社及萬  
人以上擇土豪二人為都副總轄其借補官之制則  
萬人以上成中郎千人以上保義郎八百人以上承  
信郎自甲長至都總轄三歲遞遷諸州以守為統制  
官縣以令為統制官歲終以較守令優劣而逐路提  
刑為提舉官書成頒于天下行之丙午再遷慤為中  
書侍郎仍提領措置戶部財用顏岐為尚書左丞又



以刑部尚書郭三益為同知樞密院事吏部侍郎周武仲為刑部尚書武仲浦城人其初名也鄧肅時為諫官言武仲宣和間任中丞顧望王黼等不敢出一言又嘗與趙良嗣同使金國去年良嗣已殺武仲不殺亦云厚矣其可復使之出入禁圍以誤國乎不報至是復進任之矣

初宣教郎傅雱奉使自河陽渡河疾馳十餘日至雲中見敵人左監軍烏克紳至是回時又得修職郎王倫授之以朝官借刑部侍郎充大金軍前通問使倫

旦孫也

遣倫在是月壬辰

辛亥除雱為考功郎官即而倫至

河東尼雅滿軍前為其所留

初右諫議大夫衛虜敏入對勸上以守法度重爵賞數事上曰崇寧大觀以來所以亂祖宗法者由宰相持祿惟恐失人主之意故于政事無所可否馴致前日之禍自今當以為戒至是有旨建承慶院令內侍典之虜敏乃請以承慶之役付之揚州并升暘宮造作事亦歸有司又請禁中差除須索必關三省其有戾祖宗之法許大臣執奏大臣不正救者顯然之時

中書舍人劉珏又言陛下以前朝房院故建承慶院  
而論者以為修營寢廣陛下以隆祐太后故間有御  
筆指揮而論者以為內降復出蓋獲視工役領之內  
侍而除授不歸中書此人言所以籍也今陛下既  
以承慶之後付之揚州矣願因是允所興繕悉付有  
司既以一二人除官為不當矣願因是申命三省皆  
許執奏則眾論息矣

初諸州進士合於今春赴京試緣軍興已未<sup>展</sup>一年上  
方急于取人慮寒暖無以自達然巡幸既非久居又

四方道梗難赴十二月丙辰朔詔以省試合取人數  
分下諸路于轉運置司處類試仍令提刑司差考官  
每十四人取其一

詔朕念親儒臣以稽先聖之格言雖羽檄交馳巡幸  
未定亦不可廢可差諱讀官四員萬幾之暇令於內  
殿諱讀

自中原倣擾內外財賦多失往、吏毀其籍漫無可  
稽上獨委中書侍郎張慤理財而慤曉錢穀利害吏  
無敢欺元豐舊制中書專取旨大臣所擬者慤輒屏



不奏時宗澤守東京右僕射黃潛善門下侍郎汪伯  
彥皆笑其狂慤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  
于是二人語塞

此據野史修入

直龍圖閣知秀州權浙西提刑趙叔近招到杭卒陳  
通戊午叔近言杭卒初無叛心止緣守臣葉夢得不  
以時支賞遂致紛、今已招安乞給告身修武泛義  
郎各二秉義成忠、翊保義各五承節郎三十承信  
郎五十進武校尉二十進義校尉一百付叔近書填  
給之仍乞不依常格注擬詔泛之于是給事中劉珏

言自羣盜蜂起率用招安此叛者所以滋熾也屬者  
金陵之亂凶黨無不得所欲故道宗之師建安之卒  
相挺為變今吳興諸營又以反側告矣其視逆上命  
殺長吏習以為常朝廷又泛而寵之謀國若此豈可  
謂工哉今叔近所請給告身二百二十餘人朝廷不  
以為過而遽泛之或者襲是迹而動將見爵賞不足  
以給之矣

先是隆祐太后兄之子徽猷閣待制孟忠厚為顯謨  
閣直學士皇后父右文殿修撰邢煥為徽猷閣待制

右諫議大夫衛虜敏殿中侍御史張浚皆論以為不可甲子煥改授觀察使而上以太后故不忍罷忠厚職名給事中劉珏中書舍人汪藻引故事極論之藻德興人也于是翰林學士朱勝非言虜敏所論有故事陛下即位四方引領以望新政今乃坐戚里而去爭臣非所以示天下也

都統制王淵至秀州下令訓兵十日方行杭寇陳通等聞之為備稍緩翌早淵馳至杭州通走不及遂出迎淵入城撫定癸亥斬通并其黨一百八十餘人乃

詔帥臣龍圖閣直學士葉夢得落職奉祠知秀州趙叔近落職罷任

丙子御史中丞許景衡除尚書右丞以右諫議大夫王賓為中丞

初故崇政殿說書河南程頤以道學為天下倡其門人高弟則有故監察御史建陽游酢與今徽猷閣待制將樂楊時是日以時為工部侍郎時年七十九矣入對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尋詔時兼侍讀講是時如右丞許景衡



右文殿修撰胡安國左司郎官吳給殿中侍御史馬  
伸皆號得願之學安國崇安人給涇城人也自後傳  
之浸廣其間志于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而世亦莫  
辨其真偽矣

此據楊時墓志及  
胡安國奏狀修入

初建州禁卒張員等既叛統制官王淮雖駐兵城下  
未能破賊有軍校魏勝者獨不從亂頗能調護其黨  
于是守臣張動與提舉官王浚明令勝諭員等已奏  
朝廷軍人本無叛意緣轉運司不支卸甲錢以致作  
鬧自此稍定是月有詔本州招安補勝承信郎權監

押賊遂開城縱人出入動與浚明各罷去  
金人左副元帥尼雅滿之自草地歸雲中也遣使往  
夏國約同入陝西夏人從之及知張邦昌已廢遂率  
諸將分道而入右副元帥鄂勒瑋與其弟烏珠自燕  
山率衆由滄州渡河薄山東尼雅滿自雲中率衆下  
太行將由河陽渡河攻西京又別遣萬戶羅索副以  
萬戶薩里罕及貝勒黑峰至陝西又萬戶烏珠等至  
漢上燕山軍欲先圍汴京又分兵趨揚州時留守宗  
澤增修禦敵之備城外地方千里無糧可因烏珠乃

遣人告尼雅滿謂獨力難攻尼雅滿報以將輟西京  
之行併力圍汴既而知未圖如烏珠所言遂已于是  
燕山軍肆暴于京東諸路而羅索等至河中府本朝  
官軍扼蒲津西岸賊不得渡遂潛由上流韓城縣一  
夕履冰而過直至長安于是蒲津官軍不戰自潰時  
河東之民心懷本朝所在結為紅巾出攻城邑皆用  
建炎年號見有脫身南歸者往、助以衣糧且言只  
俟天兵過河亦不須多當籍聲勢盡執敵人戮之金  
衆之在河東者稍、遠以北去金之兵械亦不甚精

但心協力齊奮不顧死故多取勝然河東人與之習  
熟畧無所懼是年于澤潞之間劫左副元帥尼雅滿  
寨幾復之故金捕紅巾甚急然不能得其真則捉平  
民以塞責有舉材被害者故強壯者多奔以逃命而  
紅巾愈盛矣



皇朝中興小紀卷二

皇朝中興小紀卷三

宋 熊克 撰

建炎二年歲在戊申春正月丁亥復詔

此事前已降詔河東

河北郡縣失職之吏失次之軍失業之民渡河而南  
仰陝西京西帥臣監司悉心措置于沿河州縣分布  
收納官員即赴行在公人補充職役兵士就填逐處  
闕額百姓給以官田假其牛種仍寺觀權居

金將尼楚赫兵號二十萬攻鄧州先是諸道貢賦皆  
聚于鄧守臣直龍圖閣兼京西帥劉汲營繕儲峙所

以待乘輿之具甚備戊子城陷汲死焉

庚寅以秘閣修撰呂源為兩浙轉運使直秘閣姜仲謙副之源升卿子也于是言者謂源家富于財初結林靈素孟昌齡而得監司結梁師成而為廣帥若仲謙則為譚稹之奴至除延閣今兩浙人心未安豈堪二小子擾之耶詔與別路既而改源知揚州仲謙廣西轉運副使

先是杭溫二州上供物留鎮江府有以螺鈿為之者上惡其奇巧命守臣錢伯言毀之壬辰伯言奏已毀

于市觀者悅服上因謂宰執曰朕早來語御史張浚曰還淳反朴須人主以身先之天下自然嚮化黃潛善曰誠如聖諭

初權貨務都茶場既移真州至是戶部尚書黃潛厚言其地近行在而兩處給鈔引非便請併歸一司從之時給事中劉珏論潛厚不已遂除延康殿學士提舉醴泉觀

先是有樞勸勇文者揭于閔侯廟中其言雖俚而切略曰敵兵擾亂甚久百姓因而破家者當復離力戰



中興小紀  
若不能此枉作男兒雖活何益歲敵來百姓已錯今年防敵不可怯懦汝若怕敵則敗不怕則勝况敵有五事易殺敵連年戰平苦易殺馬倒不能起易殺深入重地力孤易殺多帶金銀易殺作虛聲嚇人易殺各宜齊心協力共保今歲無虞于是直秘閣京西提刑謝既得而上之詔兵部刊板散示諸路

初本朝取士制進士外有諸科而明法在其中熙寧以來罷諸科獨明法為時所尚故存之然以舊科但取記誦之學乃改號新明法許曾應諸科人就試崇

寧初併入進士額此科遂廢至是大理少卿吳瓌言法官闕人乞復立明科之法進士曾豫荐者聽其試癸巳詔從之

殿中侍御史張浚言兵部尚書董耘諂事童貫南征北伐首尾幕中納賄賂以市官資筋表章以肆欺罔海內咸怨陛下搃師濟鄆黃緣獲進益有所自豈可濫居高遜丙申以耘為延康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遂詔徽猷閣待制知東平府盧益為兵部尚書

時金將羅索乘地大震進攻長安時城中兵僅千人

帥臣龍圖閣直學士唐重嬰城固守援兵無至者戊戌經制判官傅亮以所部降金城遂破重與轉運副使桑景詢總管楊宗閔通判曹謂皆死重眉山人後謚曰恭愍宗閔崞縣人景詢惲孫也先是重辟雅州知錄丹稜楊仁欲以自助仁辭不行乃為重言今全陝之重必宰輔親臨大號召天下之兵勢可百倍昔婁敬脫輓輅一言漢高感悟即日駕闕中况近臣為帥有請上當必從重未及用而死

金人左副元帥尼雅滿攻河南留守孫昭遠遣驍將

姚慶拒之于偃師軍敗慶死昭遠命將官王仔奉啟運諸殿神御間道走行在至是敵兵益熾昭遠戰不利己亥其下擁昭遠南去避敵昭遠罵之曰若等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南去何為叛兵怒繫昭遠死馬昭遠抃孫也是秋神御乃至行在時尼雅滿恐東京留守宗澤以兵邀擊萬戶尼楚赫故自據西京與澤相持使尼楚赫無後顧之憂云

庚子以主客郎官謝亮為陝西撫諭使

羣盜有張遇等號一窩蜂初犯江寧府江淮制置使



劉光世截其後軍破之遇轉由真州是日攻陷鎮江府守臣錢伯言棄城而去

內侍邵成章不守本職輒言大臣辛丑詔自祖宗以來未有內侍言大臣者成章可除名南雄州編管先是劇賊丁進號一箭者以萬餘人攻壽春府守臣直秘閣康允之率軍民固守賊解圍去允之奏至甲辰上謂宰執曰此郡守得人之效也卿等六人宜廣詢人材若人得二人則列郡便有十餘守臣稱職然須叅議不可徇私張慤曰崔祐甫嘗謂非親非舊安

敢與官今日當問所除當否耳上曰徇私用親舊固不可果有真賢寔能是親舊乃不敢用亦也但扶公道抑僥倖自然嫌怨矣黃潛善曰好惡之言事定則是非方見如周公亦未免于疑所以古人多期于後世之君子上曰然尋除允之直龍圖閣

鳳翔府奏以方士彭知一所燒金發來上割付三省曰朕不忍燒假物以誤後人令發還之仍毀其燒金之具乙巳右僕射黃潛善言臣等伏讀親筆知陛下側身修政勤民以行四方鼓舞蓋盛德之舉也上曰

當與卿等共持此誠以隆中興之業

初詔在京三省樞密院省臺寺監有司當番人吏隨到駐蹕處先轉一資事定別推賞不到者勒停編管至是中書舍人汪藻取門下省七十九人中書省七十一人尚書省一百八人皆當轉資庚戌上問宰執曰到者二百五十八人其不到者何不具此賞未可行俟見當罰人數同上于是黃潛善等惶懼蓋上厲精庶政洞察如此

右諫議大夫衛膚敏因論孟忠厚不合改除中書舍人不肯就職辛亥上以問宰執黃潛善等曰給事中劉珏亦未書牘殿中侍御史張浚章再至中書舍人汪藻亦言忠厚與邢煥事同難獨草煥制于是張慤流涕曰陛下循祖宗成憲惟忠厚冒此職士議甚喧諫官卧家幾月臣竊惜之郭三益曰陛下屈洪法于忠厚為太后也流涕而請為天下也願送慤言潛善與汪伯彥亦論忠厚當換武階陛下重違太后即乞以臣寮論疏納東朝自降處分上曰不若以疏付忠厚令自請則事體兩全壬子宰執奏事上曰太后令



與厚換武階矣遂除正任承宣使上曰朕為茲事不  
下懷今月餘矣潛善曰天下幸甚慙又曰昨高遵惠  
之子能言其父在元豐末除待制宣仁不敢私之但  
選一秩其後遵惠為侍從乃紹聖間非宣仁垂簾時  
也時忠厚以遵惠藉口故朝論不平因詔后族自今  
勿任侍從官著為令

初一窩蜂賊張遇既破鎮江府遂屯于金山寺及楊  
子橋衆約三萬詔浙西制置使王淵招安之賊遂聽  
命至是淵歸自杭州自將數百騎穿過寨而過遇見

淵軍器械精明惶懼迎于馬首淵曰汝等賴我來晚  
故得受降若來早已無遺類矣淵奏授遇閤門宣贊  
舍人其黨劉立等各補官守臣錢伯言始歸鎮江既  
而詔降伯言二秩淵自承宣除嚮德軍節度使  
初言者論乞以崇寧無狀之人編為一籍省臺各錄  
副本不許堂除及任守宰已得旨行矣是日詔畧曰  
朕惟臣寮趨操弗端致貽國患理宜昭示好惡使人  
同知然念才行難于兼全一青不可終廢除罪重人  
外並隨材選任如率職勵行可補前失則與擢用

先是以吏部尚書路允迪為僉書樞密院事言者因  
論允迪嘗托朝士郭太冲買妾遂荐為本部郎官于  
是允迪以疾乞祠二月丙辰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  
霄宮

宣教郎馮鐸言今潰兵為害乞令鄰州之在五百里  
內者互相策應是日詔諸路鄰州三百里內互相策應承  
報而不去者重寘之法

言者論龍圖閣直學士鄭修年乃居中之子顯謨閣  
直學士劉阜民乃正夫之子徽猷閣待制余日章白

彥暉乃深與時中之子皆乳臭小兒初無出身及文  
學政事乞並鑄其職是日詔從之

龍圖閣直學士知洪州胡直孺奏江西五言經制司  
數輒耗萬數浩大一也誘民以私財助國旁及寺觀  
使臣人吏亦均其數二也州縣受納米一石加至五  
斗三也朝廷所需皆取之行戶動以千計四也監司  
多不體國務收已息為保家之計不因有勞巧為高  
設動搖軍情至其愈驕使帥守之威令不伸五也望  
詔除此五者以固人心然後汰監司之躁妄去兵官



之愚怯者寔中興之先務也詔獎之

辛酉刑部尚書周武仲移吏部以御史中丞王賓為  
刑部尚書戶部侍郎兼知揚州呂頤浩進尚書時劇  
賊張遇等雖受招安而猶縱兵四劫乃詔頤浩率江  
淮制置使劉先世兩浙制置使王淵等圍之于是頤  
浩單騎入賊營遇等皆出迎惟劉彥不至乃主謀不  
降者頤浩斷其足釘於楊子橋餘黨怖而釋甲

時四方荐士皆試于中書後省潭州布衣何烈對策  
用廷試體稱臣壬申諫官李處遯請黜烈併劾考官

于是降烈充末名而中書舍人汪藻滕康衛虜敏並  
罷處遯河南人淑孫康宋城人也

三月乙酉朔詔遣御營使司左翼軍統制韓世忠統  
領官陳思恭及新招到張遇等軍一萬人赴西京  
時金將羅索自長安進攻秦鳳右都獲張巖擊敗之  
又金將尼楚赫既破鄧遂併掠汝金房九四郡之民  
以歸左副元帥尼雅滿聞世忠將至而羅索已敗親  
援之乃留左監軍烏克紳右都監伊都各率所部精  
勁騎兵屯于河陽以待世忠之至庚子尼雅滿盡焚

西京掠其民而去知河南府翟進遂入洛陽城進伊陽人也

靖康初宰執何桌陳過廷聶昌皆扈二聖北狩丙午除桌觀文殿大學士提舉玉局觀過庭資政殿大學士提舉太平宮昌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宮時昌已死朝廷未之知也

初浙東副總管楊應誠嘗為廉訪使者至是頗為帥臣程汝文所抑不能自安遂首應詔願使絕域謂嘗隨其父任邊吏熟知敵情若自高麗至女真其路甚

徑請身死三韓結羅林以圖迎二聖是日詔應誠借刑部尚書充大金高麗國信使以武臣韓衍借忠州防禦使副之于是汝文奏應誠欺罔君父自為身謀寔無奇策可返翠華苟應誠至高麗辭以大國之使假道以問二聖之所敢不承命或金人聞使臣至自敵邑却請問津以窺吳越將何辭以對決辱命取侮遠人臣已檄四明若應誠至毋濟其行不報應誠聞此乃自杭州登海船已往

時諸路方行巡社之法東平府守臣權邦彥亦奏河



縣民自相糾集為巡社寇不敢犯而言者以謂其法  
利于西北而不利于東南乞罷之

夏四月己未詔陝西河北巡社依舊餘路並罷時杭  
溫二州已就緒請存留亦不聽言者以謂近日帥守  
之棄城者習以成風如鄧雍之于荆南何志同之于  
潁昌趙子崧之于鎮江皆擁兵先遁今則安居薄責  
而未正其罪又如康允之于壽春陳彥文之于九  
江以數千之疲旅捍十萬之強寇而允之止邊一職  
彥文終復舊官議者惑焉願著其賞罰以示勸懲是

日詔泛之

時經筵講論語及讀資治通鑑故事五月至八月罷  
講庚辰上諭宰執曰朕履茲艱難方攷、經史若廢  
之累月則疑義無所質朕欲勿罷可乎宰執皆稱善  
遂詔勿罷

又上欲旌賞有功將士嘗命綾錦院監官姜渙揀工  
工匠權赴軍器所織戰袍以備宣賜或言少府監于  
織作所投人而監丞許任申初無是事宰執以奏上  
始知言者之妄因問少府官為誰黃潛善等曰監少

馬居中張元膺皆小心能辦事慈曰若以只付綾錦院織令長貳督之保不誤事詔可潛善曰陛下洞察人情庶政各歸攸司深鑒前日因事置局紊亂綱紀之弊蓋中興之漸也

初上登極赦覃恩轉官朝請大夫至中奉不限止法而三省樞密院吏亦有合轉者宰執奏取旨甲子工曰吏雖該恩豈宜與士夫一等可令回授有服親黃潛善等曰陛下既分流品增榮士類則人知歆艷相率赴功此致治之本也

乙丑御營使司左翼軍統制韓世忠至西京時金將烏克紳伊都之衆屯河陽世忠約知河南府翟進及新降丁進及孟世寧等三軍併力與金戰丙寅進夜攻金營而金已預知反為所襲而敗烏克紳復入據西京進乃為世忠前導再與金戰于永安縣會丁進等不至而統制官陳思恭領後軍先走世忠敗績其將張遇救之僅得免收潰兵數千歸于行在

先是扈聖駕後軍至寶應縣而亂既又殺統制官龐姓人遂去為盜有孫琦者為之首聚至五萬癸未琦



中興小紀  
等入據唐州

初二聖北狩諸親王皆送獨皇弟信王榛至慶源府  
遁歸乃變姓名隱于真定境內又宣和末童貫宣撫  
河東自太原遣保州廉訪使者馬擴住真定募兵或  
告擴于帥臣劉韜謂擴欲獻城于金韜收擴繫之獄  
韜崇安人擴狄道人政子也既而韜去金陷真定城  
擴與羣囚走出為金所虜不死時有武翼大夫趙邦  
傑者聚忠義鄉兵于五馬山作寨擴往依之邦傑與  
擴聞信王在民間遂率兵擊奪榛以歸奉之為首故

兩河遺民間風嚮應皆受旗榜至是榛奏雖未達而  
朝廷已聞信王有渡河入京師之謀五月己酉乃詔  
朕將發還京闕恭謁宗廟仰三省樞密院御營使司  
條具當辦者取旨行之

左僕射黃潛善等以右丞許景衡議論與己異始共  
排之初李綱去而又遷都南陽之計格遂幸維揚景  
衡復請上渡江潛善等因以降詔回京故言者以景  
衡之說為非至是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未  
幾卒識者哀之

言者以為頃歲民間養馬州縣民注之于籍時或和  
僱亦借用之人苦其擾乞今後不得拘籍仍免僱借  
丙戌詔泛之

陝西京東諸路及北京留守並奏金人分兵渡河辛  
卯詔統制官韓世忠等各領所部兵迎敵令京城留  
守宗澤遣新招到楊進等援之世忠至京東為金所  
敗其將張遇死焉

甲午曲赦河北陝西四路

時江淮等路發運復添副使一員是日以秘閣修撰

知揚州呂源為之

太常少卿周望奉使未行除起居郎

先是責授散官韶州安置宇文虛中應詔願使絕域  
遂詔赴行在丙申詔宇文虛中復資政殿學士

羣盜有號李鏡棒者與靳賽等合兵四萬人擾隨州  
是日破光山縣

壬寅中書侍郎張慤卒士庶皆痛惜之謚曰忠穆  
熙河經略使華陰張深奏走馬承受內侍蘇淵尚習  
故態敢陵帥臣乙巳詔承受見帥臣如屬官禮



己酉秀州禁卒徐明等叛囚守臣詔帶御器械張浚

統兵往討遂平之擒明獻于行在復秀州在六月戊辰今聯書之

是月金人將羅索至鳳翔府熙河帥張深遣偏將劉

惟輔統兵三千禦之惟輔以精騎千餘夜逾新店金

特勝不虞惟輔舞稍刺其將黑峯大王者羅索勢窮

遁走深更檄右都護張嚴以兵繼進嚴趨鳳翔戰五

馬山下兵敗而死金謀趨涇州時涇源統制官典端

與本路正將吳玠屯軍原上有統領官劉彥希自鳳

翔退歸端斬以徇乃遣玠率前軍據青溪嶺以拒敵

端鎮戎人玠隴千人也端知書善屬文而長于兵略

與金戰屢捷金頗勇之

金左副元帥尼雅滿聞嚴已敗取平陸渡河由解絳

晉汾之路歸雲中羅索遂自馮翊渡河破潼關陷同

華陝以西于是直龍圖閣知延安府王庶遣將斷河

橋又遣將屯神水峽斷其歸路金人遂遁至是詔陞

庶為龍圖閣待制六路軍馬制置使庶慶陽人也據此

庶傳修入

初建州叛卒張員等雖受招安而疑權監押魏勝圖

已一日勝于通衢呼員等曰吾心為汝而見疑如此  
可決于神若卜不吉汝當殺我員等舉筭擲之而吉  
自此始安

時以職方郎邵武謝如意為福建轉運判官如意至  
建陽密遣人結路分都監黃濤及勝共誅張員等首  
惡六人勝招員等赴路分廳受宣劄既至悉擒誅之  
後數日如意入城人情稍定既而新守臣莆田方承  
被命賫勅榜諭衆卒承留建陽不敢進  
六月丙辰夜軍校葉濃復叛突城而出遂犯福州古

田縣

戊午以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王綯為御史中丞時  
有內侍康履用事諸將有奉之者而綯不敢言之此據

野傳  
修入

借刑部尚書楊應誠等奉使至高麗丁卯見國王楷  
傳聖旨借道以達金國楷拜謝與應誠等對立論事  
且言事大朝日久皇帝即位方欲入貢遽蒙降使昨  
聞二聖遠征本國惶懼金人舊時弱今兵威如此亦  
嘗遣兵來奪去所築九城因此不和應誠等言本朝



中興小紀  
累聖待貴國最異非他國之比今時偶多難假道北  
去只是講和于貴國無害楷曰大朝自有山東海道  
何不由登州以往應誠等曰不如貴朝去金最徑但  
煩國報金國應誠至界首待報而後行兼三節人皆  
自齋糧不敢以浼貴國惟借馬二十八匹而已楷曰  
容與諸臣議遂遣門下侍郎富侂至館議曰聞金人  
見造海船欲往兩浙若引使至其國恐彼却要借路  
至兩浙則何以處應誠等曰女真不能水戰侂曰東  
女真常于海道往來况女真舊臣本國今却要臣事

以此可見強弱留數日楷又遣中書侍郎崔洪宰知  
樞密院事金富軾來議亦守前說蓋其君臣畏金人  
之強堅不肯假道且言二聖見留燕雲不在金國又  
曰金國決不肯和應誠等不得已遂回  
言者以為東南武備利于水戰宜于江上廣造戰艦  
列于南岸仍防姦人有乘風盜蕪之患設不此圖則  
寡不足以敵騎誤事必矣已卯詔沿江措置畫限一月  
畢

資政殿學士東京留守宗澤病諸將楊進等曰今四

中興小紀  
方義士雲集都城幾百萬糗糧亦備聞河北金兵殊少脅送者日望王師之至而留守嬰疾進等憂馬澤遂力疾而起合諸將銳兵數十萬涓日渡河復抗疏請上還京且曰臣若誤國一子三孫甘顯被戮是月澤卒後謚曰威愍  
殿中侍御史晉陵張守言今防秋在廵而朝士往引去願榜朝堂以戒救之

秋七月先是湖州荐選人張體純敷遣赴行在授江東茶鹽司幹官又提領措置茶鹽所辟朝官鄭待問

為屬官于是言者論體純待問皆以進頌待問豈可冒部使者之屬癸未朔詔悉罷之仍詰問湖州及提領官以二人皆係濫補因何舉辟體純金壇人待問江山人也

丁亥宰執奏楚州發來歸朝官事上曰聞諸州多囚繫此輩經歲不釋小有疑則加害朕甚憫之覆幬之間皆吾赤子偶生邊地豈可與金人一槩待之金人與吾戰率諸國之眾荐冒鋒鏑使肝腦塗地彼亦何辜朕欲悉發行在存拊之庶可召和氣汪伯彥曰王



中興小紀  
者仁不異遠陛下皆與生全蓋如天矣黃潛善曰陛  
下一視同仁愛之如傷此盛德所以通于神明矣  
是日詔國步多艱人材為急如蔡京王黼當國日久  
孰不由其擬授果賢或才豈可不用自今毋得分別  
使自奮忠義三省遵行之

戊子詔宰執曰朕昨親筆外人頗聞之否黃潛善曰  
陛下廣收人才以濟時艱天下士聞人必歸心矣潛  
善又曰內侍王嗣昌以何罪送吏部上曰嗣昌為門  
司好大言議國政與邵成章為死黨不可不斥潛善

曰臣一刻之間三聞陛下大哉王言此中興之兆也

皇朝中興小紀卷三

皇朝中興小紀卷四

宋熊克撰

建炎二年秋七月丁亥以吏部尚書周武仲為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觀

新通判襄陽府程千秋昨因守公安縣有功朝廷再加二秩就命通判荆南時有譖其短于帥臣唐慤者千秋請避之改倅襄陽未行荆南轉運司擒千秋寘之獄巧誣以罪其弟千乘詣闕訴寃已得旨免勘而慤猶未肯釋緣有全軀保妻子棄城與敵者欲依公



安千秋以其位居已上恐掣肘敗事拒之不納賊平  
悉懷愧恨媒藥于慈欲殺之以快其意慈深加鍛鍊  
違詔不釋且忠義立功之士所宜加卹罪猶當宥况  
無罪乎已亥詔釋千秋仍降慈貼職為直秘閣  
辛丑詔畧曰廼者春多雨露夏仍旱暵飛蝗為沴餘  
寇尚存弗能道天地之和何以弭邦家之患永惟厥  
咎當在眇躬應政事有未使者俾郡守監司條上被  
災處驗寔與免租稅禁囚淹延趣其紀絕  
甲辰詔樞密直學士大名尹杜充為東京留守令又

以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為殿前都指揮使副之仍  
召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赴行在為主管馬  
軍時已遣宇文虛中使金國祈請二聖道由京城乃  
令攝留守司事既而仲荀先充以至虛中乃行  
先是提舉洞霄宮謝克家因言者論其嘗泛偽命落  
職遂進狀自辨略曰國家傾危二聖播遷臣不能徇  
節以死何所逃刑願如言者所論則為未之察也三  
月七日張邦昌為金人逼脅圍城士大夫恃陛下之  
在外也共為後圖呂好問不能獨任其責方邦昌之

在尚書省也好問遣人起諸退人故次日皆仍舊職  
臣嘗遣長男伋往見李回欲同詣元帥軍中回言將  
令高世賞同臣以行而胡直儒李擢繼道邦昌之言  
且趣之出與回言合臣始見邦昌面決行日則臣之  
復出為陛下出也四月八日奉寶璽出門十二日見  
陛下于濟州蒙陛下洞然照知委任元帥府差提舉  
一行事務自濟還京不復入省即整辦儀物催發百  
司官吏前往南京粗免關悞如臣才短力憊方多事  
日享祠官之祿臣分已足但所造罪名至醜使如章

言則為大惡不宜尚齒縉紳否則為至寃亦不宜

按此

下有如臣所陳涉妄甘受欺君之誅若原情昭洗死

無所恨丁未召克家為吏部侍郎時殿中侍御史馬  
伸聞召克家及中書舍人晉陵孫覲已去復召乃言  
克家與覲皆小人之雄不可用二人在靖康間皆附  
耿南仲唱為和議助成敵謀有不主和者則欲執送  
金營人畏其險而不敢較陛下即位灼其見情逐去  
是矣近者不知誰為之地皆得被召復用望竄之遠  
方以禦魑魅不報于是克家乞即除龍圖閣待制知



中興小記

台州 仲此疏在  
是月丁酉

先是朝議大夫惠厚下及密院小吏楊雍皆自金境  
逃歸言中原之人聞上登極咸以手加額曰聖明既  
立將有息兵之望又有錄登極赦書奏道君者聖情  
甚悅趣宣和皇后作譙相賀厚下華原人也辛亥宰  
執早朝以奏上歛容不語久之曰宣和皇后性極儉  
每得月賜未嘗妄用衣或破則補而服之黃潛善曰  
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詩人所美臣等今聞后之儉  
德如此豈勝幸甚 此據顏氏  
所編聖語

壬子詔圭田士以養廉自今毋借  
是月燕山府人劉立芸聚眾攻破城邑立芸諭眾曰  
吾欲致南北太平所至不殺掠但令饋糧于是邊上  
之民歸者甚眾

時吏部案牘散逸殆盡選者與吏並緣為姦多冒名  
寄版之弊右選侍郎吳江魏憲在宣和間已貳銓曹  
熟于典選至是乃請嚴保任以覈實開告賞以扼姦  
急期會以取關故姦弊稍戢憲屢言古未有背天險  
而為都者金之勁騎由京西不四五日可至淮泗宜

有以備之未幾憲以雜學士奉祠而去

戶部所餘金帛尚數百萬尚書呂頤浩侍郎葉夢得皆慮倉卒難于輦運遂以行在府庫充物為言請自今上供之物而浙福建者寄平江府江湖二廣者寄江寧府泛之

據葉夢得行述修入

言者請復常平官修補助之條廣儲蓄之具八月癸丑朔詔從之既又詔常平之法歲久多弊頃以紹述為名雖公私不便當增損者亦不敢言今止為常平本法所係甚大非可他司兼領宜復置提舉官然慮

議前弊反致害民遂令葉夢得與中書舍人孫覿張澂共討論之澂舒城人也戊午以夢得為翰林學士覿為給事中

初徽猷閣待制江淮奇路發運使梁揚祖兼措置真州茶鹽至是就緒戊辰進揚祖為雜學士

時諸路類試合試合格進士並集行在甲戌上御集英殿策試既遂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易江都人也上曰聞易甚貧恒寄食于人黃潛善曰易揚州學正郡庠正錄學業必優上又曰御藥院舊



例上十名文卷于御前定高下朕謂取士至公考官  
 足信豈以朕一人之見更自陞降潛善等再三稱賀  
 試辭學兼茂科考到朝奉郎袁正功合格正功晉陵  
 人也  
 初信王榛已上奏復遣前保州廉訪使馬擴者詣行在  
 乞師擴至東京見留守宗澤遂達行在擴自離五馬  
 山寨麾下五百人至是不滿百人上識榛書蹟即除  
 河外兵馬都元帥制辭畧曰覽封章之近奏聞行役  
 之獨留慨然壯圖副朕本旨依就顛于臨制庶盡總

于營屯以迎二聖之還以慰兩河之望又以擴為元

帥府都總管俾將兵北討

據張滙所記與馬擴自敘

初道君北狩自燕京還霄郡一日謂駙馬都尉蔡絛  
 曰宸極失御播越至此荷天眷祐建炎中興今草得  
 一書欲厚遺本路都統求通于左副元帥先是御史  
 中丞江南秦檜當靖康末不肯推立異姓為金人驅  
 去亦寓此地道君乃命絛以書示檜讀之嗚咽不勝  
 謂絛曰天祐吾宋必將有主聖慮如此定應昭格遂  
 具酒餼延本路都統後聞此書得達尼雅滿是月道

君徙居韓州先是諸王有得春秋閱之道君曰春秋多弑君父之事為人臣子豈宜觀哉條曰春秋者孔子所以正褒貶故司馬遷曰春秋禮義之大宗也願陛下試取觀之他日道君謂條曰比讀春秋始知宣聖之深意恨見此書之晚曾因聖壽節宴道君賦詩以興淵聖乃用親仁善隣事曰此出春秋也道君每南望必注目久之曰陵寢在何處泣數行下遇忌辰時輟膳追慕終日雖在蒙塵教子必以義方宗室自孝騫以下九百餘人每相見撫問再三有挾私恨而

致爭者必告以身在他鄉幸得相聚毋挾私憤然紹述神宗之志未嘗忘懷適有貸王安石日錄者輟衣而易之

先是殿中侍御史馬伸言陛下龍飛河朔近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為宰輔任之不疑然其器識非高如制敵人在今宴難不敢望之若中國常事皆可設施豈宜恃謬以敗中興之業也我且二帝北狩宗社不絕如綫者繫陛下一人三鎮未復不當都汴以處危地而前日下還都之詔以謫許景衡其輕詔令如此待



中興小紀  
關官俸減三之一又有闕不許差權所以省用而近日廣宮祠之請與復提舉添教授皆與初意相戾其私恩如此草茅對策誤不如式考官贖金可也而一日黜三舍人乃取其門人孫覲諸羣小以掌絲綸其黜陟不公如此壽江二州官吏均能守城壽則維賞江則不賞其政令不一如此邵成章緣上言遠竄今日何時以言為諱其塞言路如此舊制臺官有闕中丞學士各荐而三省不與潛善乃自除李處遜之徒欲為己助其毀法如此張懋宗澤許景衡才皆可任

乃忌而沮之至死使不得展其妨功如此人有問以救危拯溺之事則曰難言其意蓋謂陛下制之或問陳東則曰朝廷初不知蓋謂事在陛下也其歸過于君如此又曰呂源狂橫陛下逐去不數日由郡守而升發運凡陛下所欲用者必去之所欲去者必留之其強很自專如此又御營使寔主兵權而潛善伯彥各別置親兵一千所給優于衆兵此何意哉疏奏改伸為衛尉少卿九月癸未伸自乞誅責詔伸言事不寔送吏部差濮州監酒

初上嘗語宰執以廷中泛班未富又謂黃潛善曰求  
賢宰相之職也宜加意詢訪乃詔取舊泛臣姓名來  
上亦有旨還復用者上意猶未足黃潛善曰祖宗時  
多命泛官各舉所知三二人以俟選擇上泛之乃詔  
行在泛官各舉所知于是列曹尚書呂頤浩盧益王  
賓翰林學士葉夢得端明殿學士黃潛厚御史中丞  
王絢列曹侍郎劉珏張浚康執權給事中黃哲中書  
舍人黃唐傳張微各奉詔舉二人執權開封人哲華  
陽人唐傳侯官人也時呂頤浩舉朝議大夫褚宗諤

修職郎李迨益舉朝請郎惠柔民賓舉前知公安縣  
程千秋夢得舉直龍圖閣知潭州辛炳朝散郎致仕  
王廷秀潛善舉登州教授鄒潛絢舉通直郎蔡向珏  
舉崇德縣令鄧根浚舉校書郎富直柔執權舉前知  
永州李公彥哲舉杭州教授李誼唐傳舉知興化軍  
張讀激舉泛政郎周虎臣宗諤高密人柔民晉陵人  
炳侯官人庭秀鄞縣人潛浩弟根邵武人直柔鄉孫  
公彥臨川人誼南昌人讀閩縣人虎臣館城人壬辰宰  
執進呈上曰所舉人卿等有識者否黃潛善曰臣等



未識然皆名士上曰朕得人才又近三十人殊可喜也

權管密州杜彥進瑞芝一本狀辭云草葉純赤實符建炎美號形如指掌應股肱宣力之義殆將有熊羆之士蓋彥自謂

時上親寫書之旅藝易之大有大畜二卦與孟子之言于坐右素屏宣示宰執甲辰黃潛善等謝曰陛下于書取謹德昭德之義于易取有賢畜賢之道蓋正心誠意以齊家治國者在德立政造事以致君澤民

者在賢與孟軻之格言皆今日之急務因知心術之妙不以字書為工也潛善又曰自古千歲乃生聖人後世之君欲法堯舜文武必待偶聖而生則多歷年所願治之志莫就蓋在則人亡則書陛下聽朝之暇擇經史之言寫之于屏所謂日與聖賢對注伯彥曰陛下寫聖賢垂範之言實諸左右則非為翰墨乃進德修業日躋之盛也上曰如孟子言用賢與殺皆察于國人朕每味斯言欲謹守之潛善曰願陛下允蹈其言則天下幸甚

已酉同知樞密院事郭三益卒  
初成都路轉運判官安居趙開奏祖宗以三司總諸  
路轉運使此成憲也熙寧後因事設官而漕司遂至  
不足今權茶買馬乞依嘉祐故事併歸漕司仍減額  
以蘇茶戶減價以惠茶商則私販衰而盜息是秋擢  
開主管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開乃先更茶法官買  
官賣並罷酌政和都茶場法印給茶引使茶商執引  
與茶戶交易改成都茶場為合同場仍置茶市交易  
者必由市而引與茶必相隨茶戶茶鋪皆籍其名姓

使之互察此其大略也

冬十月甲寅借刑部尚書楊應誠等奉使高麗回具  
奏高麗君臣見拒之意宰執皆欲罪其負恩上亦怒  
形于色朱勝非曰彼國為北金密迓與中國隔遠利  
害甚明自是前此待之太厚安能責報黃潛善曰若  
以巨舟載精甲數萬往造其國彼能無懼乎勝非曰  
越海征伐燕山之事可戒也上怒稍解後兩月高麗

奉表謝罪執禮甚恭優詔答之

此據朱勝非聞居錄

監察御史寇防宣諭江淮四路回因奏祖宗朝三京



各置留守司御史臺每于月旦率屬拜表如宣詔其  
餘列郡附遞以進故三京之族號知禮義今諸州亦  
望依三京故事月旦拜表庶遠方咸知尊君之義戊  
午詔送之  
時四方貢賦不能如期而至行在仰給惟茶鹽鈔法  
然視商賈去來不可為準初宣和因方臘之亂江浙  
被賊諸州皆蠲其賦而官兵無所給乃詔發運使陳  
亨伯經制東南亨伯請以七路之財補其乏始設比  
較酒務量添酒價及商稅額亦增一分并賣契紙與

公家出納每緡收二十三文並號經制錢歛之少聚  
之多而無損于民靖康罷之至是翰林學士葉夢得  
言設經制之法添酒價增稅額并賣契紙頭子等錢  
皆求于民之所欲而非強其所不欲故酒價雖高未  
有驅使之飲稅額雖增未有迫之為商者其他類此  
望復行之戶部尚書呂頤浩亦言經制之法始于陳  
亨伯若循之可以助國而無害于民賢于緩急暴歛  
多矣知沛縣李膺又言方今費廣昨經制司所收積  
微而多儻行之所補不細壬戌乃詔諸路提點刑獄

中興小紀  
司拘收仍依封樁錢法不可擅用

金右副元帥鄂勒琿以衆渡河收下開德府遂攻濮州癸亥奏至詔御營使司統制官張俊左軍統制官韓世忠各帥所部兵俊由京師至開德世忠由徐州往東平府迎敵又令見屯冀州總管馬擴援之議者謂俊乃中軍統制不可遠行去遂以統制官范瓊代俊行

初知河南府翟進與金人夾河而戰屢破之至是留守司遣所招到楊進者來與同捍敵乃擁衆十萬數殘

汝洛間翟進諭之不聽癸酉楊進忽遣數百騎絕水犯翟進營翟進已謀知其姦乘半渡縱擊之追北數十里而翟進躍馬墮壕遇害時御營使司都統王淵頗忌楊進故進懼而復叛

知樞密院事汪伯彥有子曰似與其女之壻梁汝霖者嚮皆為金人掠去拘于湯陰縣寨中一年矣至是似汝霖同日南遁至河偶得漁舟以濟都水使者榮蕤馳報伯彥十一月壬午伯彥以其事奏且曰二聖在遠陛下無足以解憂者臣于子壻之愛宜在所後



已不令入城徑歸鄉矣癸未詔獎伯彥略曰卿仰思  
二聖之未還不忍一門之私喜

初金嘗遣萬騎渡河先攻虢州後圍陝知陝州李彥  
仙極力禦之敵不能破金人至拜于城下而去復攻  
虢州陷之有內侍高邈嘗官陝西至是彥仙寓書于  
邈言其與金戰獲捷之狀又言鄜延帥王庶節制六  
路之後將士用命亦屢勝敵彥仙鞏縣人也己丑上  
以語宰執且曰朕聞之喜而不寐黃潛善曰邈得彥  
仙書是何月日上曰朕不欲觀其私書潛善曰前代

帝王或復道窺人之私此陛下盛德事也既而朝請  
郎范寅敷自北地歸言每見漢兒說彥仙名乞朝廷  
究其實而優獎之寅敷致虛子也

先是王庶用涇原統制官曲端為都統制庶政嚴多  
誅將士嘗曰設曲端誤我亦當斬之端聞而恨未有  
以報時敵驟至延安正軍總二萬庶台諸道兵未集  
端不出兵為援庶退屯龍坊敵乘虛陷延安數日端  
至龍坊以兵衛庶且曰節制何自至此哉節制固知  
愛身不知為天子愛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

身者端怒謀即軍中誅庶而併其兵因問庶印何在  
欲奪之會朝廷遣主客郎官謝亮使夏國端夜往見  
之曰延安五路喉襟今既已失春秋大夫出疆之義  
得以專之使者苟一誅敗將南歸而報乃使者展節  
之時也亮曰奉使有指以人臣而擅誅于外是跋扈  
也公為則自為之亮無預也端乃去庶以故忿端欲  
死之時新知鳳翔府王瓌自陝府將兵三千人之新  
任亦為端所讒而敗瓌不能軍遂將其餘眾轉入西  
蜀

初直龍圖閣張所招撫河東有前清河尉王彥投所  
軍中所竒其才不數月擢都統制彥以効用人岳飛  
為軍將彥河內人飛安陽人也久之飛見疑于彥乃  
去自為一軍至是飛降于東京留守杜充又故大將  
种師道帳下小校桑种為潰兵所推亦降于充並用  
為統兵官未幾郡盜張用王善等來寇充命飛仲與  
戰破之

李成之敗也獲其黨之家屬詔分養于真秦楚之三  
州至是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具上六百餘人上謂



宰執曰此曹身且不顧豈卹其家朕念作亂非其家  
屬之罪故令分養之黃潛善曰臣聞光世凱旋過楚  
州降卒見家屬無恙皆感泣仰戴聖恩朱勝非曰郊  
赦中可載此以見陛下德意上又曰昨于光世處得  
李成所用持刀一重七斤成能左右手連兩刀所向  
無前惜也成惑于陶子思邪說使朕不得用之潛善  
曰陛下英武大度惜人才如此

金人既陷延安又破綏德遂至晉寧軍初守臣徐徽  
言與府州折可求約出兵夾攻敵衆時可求之子彥

文自東京來被執至雲中左副元帥尼雅滿以利啗  
之使為書以招其父于是可求遂降于金可求與徽  
言親也金挾可求招徽言于城下徽言登陴以大義  
責之可求曰君與我胡無情徽言曰尔于國家不有  
情我尚于尔何情即引弓射之可求走徽言因出兵  
擊金兵大敗之斬羅索貝勒之子時河東環境為盜  
區惟晉寧獨存其地勝號天下險而徽言設械甚備  
金數負不得志一夕內應者啓扉以納敵徽言率帳  
下士力戰金兵猥至被執羅索百計誘之不屈遂遇

害徽言西安人後謚曰忠壯

時奉使宇文虛中甫渡河辛卯夜上夢道君在延福宮亟往拜之壬辰上以語宰執且曰朕何時得見上皇耶黃潛善曰陛下夙夜以二聖為念孝弟之至無所不通故與上皇神交如平日近聞虛中十月二十六日過河與金人議事自茲二聖歸必有期望陛下少寬聖抱上領之

時吏部尚書呂頤浩戶部尚書葉夢得御史中丞張澂給事中孫覲共討論常平法謂此法不宜廢如免

後坊場亦可行惟青苗市易當罷上曰青苗法永勿復行夢得請遷寔歷州縣通世務者為舉官而頤浩又請追還常平糴本皆從之時立法已定未及頒行

此據顏岐所編聖語及朱勝非間居錄修入

先是詔遣常德軍承宣使孟忠厚從衛隆祐太后往杭州癸巳宰執奏所經州縣日用飲食事上曰太后于此朕雖粗留意亦不以口腹勞人如朕于兩膳物至則食未嘗問也向自相州渡河野中寒甚燒柴溫飯用瓢酌水與汪伯彥于茅舍下同食伯彥曰追念



此時與光武滹沱河潦水食麥飯何異皆中興之象也黃潛善曰陛下可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願崇儉以濟斯民天下幸甚

初太學生建安魏行可應詔願使絕域遂借禮部侍郎充大金軍前通問使仍兼河北京畿撫諭時有金人之舅王策者拘囚在東京行可經由或勸之取旨帶行庶可為悅金之計行可不敢有請徑馳北去戊戌渡河至開德府右城敵寨是日紅巾四出金人曰既云奉使乃欲以計襲我耶然紅巾亦不知行可為

奉使及見使旌乃引去

此據行可墓誌修入

詔有司築園壇于南門外

初政和所造九寶其八為金人劫去惟鎮國寶在焉至是上以宣示宰執玉色溫潤真希世寶也

己亥上朝饗太廟辛丑宿齋于行宮

壬寅冬至自常朝殿詣壇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大赦天下是日又詔畧曰朕適歲當郊大懼菲德弗獲願歆乃者先事三日陰翳震于朕心逮祖廟及壇垂象燥炳夜氣晏溫迄用成禮願朕眇昧敢曰馨香上

聞寔惟祖宗之靈相佑在天亦爾萬方有衆不替忠  
順協於天心股肱大臣其同寅協恭輔朕不迨耳目  
之言必忠毋奪于私有官君子惟職是修爪牙之臣  
咸奮忠力至于怙衆為暴亦當革心自改朕言不渝  
爾無怠忽

初信王榛遣馬擴請兵于行在而五馬山寨中有亡  
歸金者告于見屯真定女真萬戶蘇赫蘇赫馳稟東  
元帥府謂擴將得兵而來于是右元帥鄂勒琿右監  
軍達蘭報左副元帥尼雅滿兵為之備尼雅滿留左

監軍烏克紳守雲中而自率其衆下太行南渡黎陽  
然尚未至鄂勒琿達蘭先會衆攻破山寨信王不知  
所在而擴持大軍方次于北京之清平鄂勒琿達蘭  
復攻敗之擴下統制官阮師中鞏仲平力戰而死任  
琳引衆叛去擴總餘兵歸行在  
尼雅滿進攻澶濮為將官姚端夜襲而敗再攻陷之  
盡屠其城東京留守杜克憲敵西決大河阻之敵不  
能西遂東會鄂勒琿同進兵  
初遣統制官范瓊將兵拒金瓊至東平府金衆方盛



守臣竇文閣直學士權邦彥力不能守棄城而走瓊  
乃脅邦彥與之南歸

濟南府守臣劉豫者阜城人中元符第嘗為臺官因  
論禮制局事道君批曰劉豫河北村叟不識禮制遂  
黜于外至是總復為郡時金人來攻豫遣其子麟部  
兵出戰為金所圍豫檄通判張東援之金人解去尼  
雅滿乃遣人啗豫以利豫即詣敵軍前通款

甲辰金人陷德州都監趙叔畝死之

初杜充尹大名提點刑獄郭永為充畫策充不能

用永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以此而當大任

難矣充愧謝之充移守東京詔就除漕臣張益謙代

之為尹時北京與東平寔相犄角東平已陷大名塊

然孤城當敵之衝叛臣劉豫舉濟南之衆引敵騎來

攻甚急益謙與轉運判官裴億皆齷齪無能為或勸

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遮梁宋敵得志則席

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死守徐挫其鋒以待

外援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募士齎帛晝夜絕城出

詣行在告急且請朝廷先為之備敵俘東平濟南人

大呼城下曰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蓋謙  
億輩相顧色動永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及行城  
撫將士曰王師至矣衆皆感泣甲申城陷益謙億率  
衆迎降金人曰城破而降何也皆以永不泛為辭金  
人遣騎召之永正衣冠南面再拜訖易福巾而入尼  
雅滿曰沮降者誰永熟視曰不降者我金人見永狀  
貌魁傑且夙聞其賢欲以富貴啗之永罵曰無知之  
徒恨不醢尔以報國何說我降乎時大名人皆繫者  
無不出涕敵並其家害之永元城人後贈資政殿學

士謚曰節勇

是月有狂人具衣冠執香爐攜絳囊拜于行宮門外  
內侍以聞押赴都堂詰之但云天使我為官家兒送  
揚州根治亦無他語雖加箠楚終不言其姓名乃釋  
之

中書舍人周望請除鄉兵外民有子弟願習射者聽  
之仍籍其姓名守令每月一試取藝高者賞以銀絹  
而最優者如三路保甲法量與補官十二月己卯詔  
尚書省立法



隆祐太后御舟以是月至杭州詔昂州團練使苗傅為扈從統制官駐軍于奉國寺上初開府時傅為右軍統制官與楊惟忠比肩如玉淵張俊韓世忠皆出其下者

先是建州叛卒葉濃寺破古田縣徑犯福州入西門剽前太宰余深家金帛且欲縱火本路提刑李茂登城諭之乃去深茂皆閩縣人濃遂犯寧德縣官軍追擊之不利濃寺回破建之政和浦城建陽三縣復歸城下時詔御營中軍都統制張俊遣兩浙武憲趙哲

統兵二千人號萬人討之大軍至賊迎戰連敗東走哲遣人招安庚申濃寺遂降後濃至俊軍中復謀為亂俊擒而誅之

己巳以右僕射黃潛善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知樞密院事汪伯彥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汪伯彥時政記云潛善伯彥入謝上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更同心以副朕意皆稽首謝伯彥所記其果有之耶若果有之而二臣不能副上所期罪益深矣

尚書左丞顏岐為門下侍郎右丞朱勝非為中書侍郎兵部侍郎尚書盧益為僉書樞密院事

中丞張澂言建卒之殘福州一方騷動余深以前宰相與提刑司都吏王宏謀率郡人申朝廷乞留知州江常蓋常善而易制改為此奸謀以窺朝廷又杭卒之叛薛昂不緣君命自知杭州又耿南仲趣李綱往救河東以致軍潰蓋不卹國事用此報讐又許翰與綱最厚方在樞府則迫种師中急攻太原致其覆師及綱作相引為執政此四人者豈可置而不問時深

為特進衛國公昂為金紫光祿大夫皆已致仕南仲見謫散官臨江軍居住翰見任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丁丑詔深責臨江軍昂責徽州南仲授別駕依舊臨江軍並居住翰落職未幾南仲卒

言者論刑部尚書王賓乃李綱之黨昨為中丞無一字及綱比盧益為副樞賓翊日講筵留身夫侍從遷居政府身偶後于他人而躁進如此庚子賓除龍圖閣學士與郡

初敵陷東平襲慶二府有土人前左司郎官吳給朝



奉即孫億並於徂徠山建寨保聚兩處軍民及累下  
山與敵戰至是京東帥臣益都劉洪道聞于朝乙亥  
詔給為徽猷閣待制知東平府億為直龍圖閣知襲  
慶府

戶部尚書葉夢得嘗請上南渡阻江為險以備不虞  
上曰自揚至瓜州五十里聞警而動未晚夢得曰運  
河僅通一舟恐非一日可濟也復乞命重臣為宣總  
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帥以待敵一居金陵  
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不報

上一日詔諸軍議事帶御器械張俊奏敵勢方張且  
且南渡俟國勢定圖之復請移左藏庫于鎮江又吏  
部侍郎劉珪亦言備敵之計兵食為先今以降人為  
見兵以糴本為見糧二者無不可特維揚城池未修  
卒有不虞何以待之宰執皆不以為然

初遣統制官范瓊北征支金帛數萬令其犒師瓊悉  
以入己且買女色以自奉乃引所部軍由間道自淮  
西趨江東至是又轉而之江西

時金人橫行山東羣盜李成輩因之為亂金左元師

尼雅滿將由東平歷徐泗以逼行在左右僕射黃潛  
善汪伯彥皆無遠略且斥堠不明自京城至泗州道  
途甚遠其京城斥堠但委之御史臺而南京則委之  
留臺泗上則委之郡守未嘗多以金帛專遣人探金  
之動息成雖前為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所敗而走然  
成衆猶未見也是月淮北屢有警報皆謂成餘黨無  
足畏者金人覘知朝廷不戒亦偽稱成黨以款我師  
云初成之來歸也朝廷既授以官復多給空頭官誥  
與之成敗皆為光世所奪遂以賞所部立功將士凡

書填五十道至是光世申納其餘且言恐軍中有得  
之者亦效其書填異時真偽不辨乞除所申姓名外  
許人告捕詔從之仍立賞錢三百緡

詔立賞在明年  
正月二日今聯

書之

初夏國因契丹為金人所敗遂率衆取其天德八館  
之地八館者膏腴產稻夏國得之殊喜至是金人怙  
強遣使求之謂他日以陝西奉償夏國懼不敢違而  
中懷怨憤又夏國世為知府州折氏所困時折可求  
已降于金故金欲因折氏以併夏境





